讀左補義　襄公　昭公

盈

口 12
3126
11

讀左補義卷三十一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埏　埈
　　埴　挍

襄公八

經　丙辰二十有八年春無氷（杜解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建子得以無氷爲災而書○夏衛石惡出奔晉○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告將朝楚○冬齊慶封來奔○十有一月公如楚（陳傳列國之君旅見於楚始於此舉魯以見其餘也○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也○乙未楚子昭卒（逼說甲寅至乙未相去四十二日則閏月明矣貴立是爲景王而不書閏月明喪不數閏也○康王卒子郟敖麇立

傳二十八年春無氷。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元枵在子。虛危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星在玄枵。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元枵。今已在元枵。淫行失次。疏云。按歷書稱木精曰歲星。火精曰熒惑。土精曰鎮星。金精曰太白。水精曰辰星。此五者皆右行於天。二十八宿則著天不動。故謂二十八宿爲經。五星爲緯。緯若織之經緯然也。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辰也。次之與辰。上下相值。故云星紀斗牽牛也。元枵虛也。孫炎曰。星紀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虛在正北。北方色元。故曰元枵。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十八年在亥。至此年十一周。當在丑。今以淫行。故已在子也。許驕反。及以有時。謂陰不堪陽。時蓄無氷。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蛇乘龍。蛇。元武之宿。虛危之星。龍。蒼龍之宿。房心之星也。歲星。木也。木爲青龍。失次宿。分在四方。方有七宿。共成一象。東方爲蒼龍之象。北方爲玄武之象。西方爲白虎之象。皆向首北尾。向方爲朱鳥之象。南方爲元武之象。皆向首東尾。龜蛇二蟲。共爲元武。故蛇是元武之宿。虛危之象。青龍。故歲星亦以龍爲蛇。在下而蛇在上。是爲蛇乘龍。宋鄭

盟故也（陳侯蔡侯朝晉楚之從交相見故朝晉疏云諸云北燕姬姓名公爽之後接北燕以今京城大興縣胡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宋盟釋齊泰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當先從其政而後薦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孔疏若未獲大國所命之事但雖不與盟之所欲從之如其志）在二十年未可忘也子其勸行（澤盟則晉先往楚交相見則楚之與國先朝於晉楚蓋先施而急欲得宋鄭魯衛諸國也夫楚之與國朝晉者不過近楚之陳蔡以及二小國遠夷之國耳而鄭宋魯衛諸國皆旅見楚庭晉之失策未有甚於此也）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圉以守石氏之祀禮也石惡之先石碏有大功於衛國惡之罪不及不祀故曰禮）

禮也二字悠然想到二百年前之石碏。

邾悼公來朝時事也（傳言來朝非宋盟宋盟唯施於朝晉楚韓起聘周稱歸時事於宰旅（補注春秋大國事天子惟聘而不朝故朝而不聘故子產相鄭伯朝晉言聘之非也小國事大國乃朝晉言會時事則無異於事天子矣左氏不能辨按非不能辨也乃直敘當時之制以明其失耳）

秋八月大雩旱也

蔡侯歸自晉入於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不免曰其過此也（往日至晉時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過此也（往也）吾曰猶將更之（更改也）今還（還國）受享而惰乃其心也（林解不通撤出其心）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已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大子僑）其爲君也（淫而不父班之妻）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爲三十年蔡世子班弒其君傳注云不敬者情也追溯一層見其傲又追進一層明其淫兼此三中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已心者人心亡人道絕）

十字爲一句如聞太息之聲

上言孝伯告如楚下言游吉如楚忽插蔡侯如晉一語楚以陳蔡餌晉顯然此爲獨如晉傳一筆已是下面專寫鄭事亦借賓形主之法

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魯晉屬故告晉而行

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而云親辱以良霄實與盟也君謂鄭伯接宋之盟鄭伯不在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馳奔問諸晉而以告聞鄭君應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也法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言鄭伯不得自朝楚故謂女大夫何敢與政令之有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閟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於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三三上震下坤之頤三三上震下艮上頤復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處極位迷而復反失道已遠遠而無應故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以復其願朝而棄其本不脩復歸無所是謂迷復又無所歸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幾近也疏云以易有期之以十年不克征之語故云十年吾乃休也吾民矣言楚不能禍寵鄭大復爲害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旅客處也歲星棄星紀之次客在元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禍失次於北禍衝在南爲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亦鳥之後故以帑爲言

太叔婉折中一段憤激之意自露言表

徵諸人事

話宕逸郯帶鳥喙

徵諸天道

宋之盟傳特重之甚子木將死楚子將死趙武又將死各見于諸人議論中豈細弱之名妻子爲人之後故備舉以示卜占疏云帑者

惡之欲其死亦同情乎

太叔之言雖工無以服楚幾以爲不如魯之奔命而傳詳叙之蓋有深意焉楚自鄢陵後鄭叛吳强勢亦少替宋盟之時竟有交相見之約晉之自棄已甚且越千里而往朝名爲安小國而適以啟封豕蒙犯霜露況宋魯曹衛之遠隔者乎宋盟既成列國皆往而子太叔以小國之盟主而兵力有餘者乎傳蓋深慨晉無子太叔其人而惟楚之命是從以貽害於小國也　宋盟以前諸侯之從晉者每以楚爲辭如云鄭爲仇讎寧事齊楚之類從楚者亦然雖供役不辭而語有節制使晉楚之君惟恐爲敵國利而不敢稔其惡宋盟以後晉楚更無他慮任其削剝而俯首無詞此小國之禍之極皆戊武之流毒也

聘禮爲壇壇在未入竟時以之習禮耳郊君使卿用束帛勞無設此云賂功亦壇之法按爲壇當時之制非古制

兩起兩應隱應蘧收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於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至敵國郊除地掌次土爲壇以受郊勞外僕舍者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孔疏聘禮賓至於近郊君使卿用束帛勞無設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蓄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自解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奉行大國之政共其職貢從其時命從朝會之命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

禍焉可也

悼公武子服鄭極難而趙武棄鄭極易子產所爲悼恨於宋之盟而無如何者於是詳說五惡抒其憤懣又明已則苟舍而深望子孫之輔盟主無至楚延又望晉之子孫振興繼霸拊膺於晉霸之衰者何極歟

北節已伏結處淫富之極爲衆怒所歸捕與慶舍政一語便見逐封易誅舍難故下只詳慶舍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封當國不自政爲政以付舍則以其內實寶妻也遷於盧蒲嬰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嬰家統移而居嬰家數日不已遷就嬰家朝見卿大夫皆使諸士人得賊者以告而反國遷朝焉孔疏國之卿大夫皆遷就嬰家朝見卿大夫皆使諸士人得賊者以告而免慶封名之爲賊者當時避難出奔慶封名之爲賊者而出者以告而悉反之孔疏莊公之黨崔氏名之爲賊者當時避難出奔慶封名之爲賊者而出者以告而悉反令還國故言使諸逃亡之按以告者以告於齊也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舍有寵妻之女妻癸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辨別也別姓而後可相取

汪云妄語亦辭人頸

交云叙王何之嬖執寢戈欲自衛適以莊公自殺伏下戈擊風波突起叙雅尾之怒伏下擊庫

見從慶氏者寡且其謀已洩故終何雅尾得以先發

慶氏盧蒲曰宗不余辟言舍欲氏皆姜姓妻已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言已苟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禮譬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二子皆莊公黨二十五年崔氏弒莊公癸何出奔今還求寵於慶氏欲爲公孫疏公家供卿大夫之常膳御進食者饗人饗使執寢戈親近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孔疏公家供卿大夫之常膳御進食者饗人饗使諸大夫怨慶氏之謀疏云王何之謀蓋盧蒲癸王何以汁饋鷙音鷙鴆也野曰鳧家曰鷙消肉汁也去肉而空以汁饋鷙音鷙鴆也野曰鳧家曰鷙消肉汁也去肉而空以木去居呂反反子雅子尾皆惠公孫怒慶封告盧蒲嬰以二子盧蒲嬰怒告嬰曰嘗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言能殺而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欲與其謀平仲子雅子尾不敢有盟可也子家析歸父出洩謀不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孔疏補注傳見諸侯相會之時故知之以爲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孔疏補注傳見諸侯相會之時故知之以爲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洩其謀蓋盧蒲癸王何以汁饋鷙音鷙鴆也野曰鳧家曰鷙消肉汁也去肉而空以汁饋鷙音鷙鴆也野曰鳧家曰鷙消肉汁也去肉而空以木去居呂反反子雅子尾皆惠公孫怒慶封告盧蒲嬰以二子盧蒲嬰怒告嬰曰嘗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言能殺而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欲與其謀平仲子雅子尾不敢有盟可也子家析歸父出洩謀不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孔疏補注傳見諸侯相會之時故知之以爲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洩其謀蓋盧蒲癸王何以汁饋鷙音鷙鴆也野曰鳧家曰鷙消肉汁也去肉而空以

失政姦邪擅命如伯玉在衛平仲在齊臨難獲免皆其德孚於人

齊大子車曰

汪云前後情事攢簇此節將關文作緊乃疎密相間法

人各有以事君非佐子車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文子之子無宇名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此木積於六軌之道疏云釋宮云六達謂之莊左傳此三言者陳氏父子爲隱語以相諭也蓋木者作室之良材莊者國中之要路言此特提出何將代之致云爾宮說陳氏簒齊大志已萌於此盧蒲癸王何攻慶氏示子之兆兆龜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

吳攻舍故先叙此而發告姜止亦以類叙去此史家捕叙之法不然更無處頓放矣文亦曲折迷離再醒一語

吏雪汀曰姜云有事不告我蓋姜見其父斷兆而疑之也自可直接而必以田兼請歸二事隔於中間者慶封逃出乃可嗣位全力圖舍無宇歸乃可合

血冬十月慶封田於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名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封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無宇泣

慶封得盧蒲姜舍女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

史云慶氏之馬其猶道衆子之馬耶

在廟止有慶氏耳癸何誅之甚易爲力

爲得死時餘勇可賈其餘驚自用皆特此也二語全

之慶舍曰欲殺姜曰夫子謂慶舍慢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於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至公所臨祭事上獻先獻者疏云祭禮主人先獻時公親上獻在而喪爲主獻舍使爲之不可以禮責也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宮內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優俳慶氏之馬善驚孔疏數十皆驚也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里名優在魚欒子雅高子尾陳須無鮑國之徒介慶氏之甲統箋四族因慶氏之士釋甲故取而介之子尾抽棁擊扉三棁椽也扉門闔也以棁擊扉爲期也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獲扉棁動於甍屋棟林解舍雖傷重猶能援太廟之以組壺林解皆祭器投於甍椽動於屋棟刺七亦反甍亡耕反仆而後死言其多力遂殺慶繩慶寅慶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爲君

身皆震

此節寫慶封奔唐云精語可作箴讀

與賦詩斷章相映

故也。言欲尊公室非爲亂。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言公燿於外。雖。稅吐活反。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陳鮑在公所。故弗克。反。陳於緣。里名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于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光鑑形也。展莊叔魯大夫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測義前傳載慶封氾祭。遽笑者。憧曾不齒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遠散所祭。不共。疏云禮法食必先祭。祭古之先食。以示有所先也。公食大夫禮云。賓升席坐。取韭菹以徧擩於醯上豆之間。祭。又言祭鉶羹於上豆之間。是祭穆子不說。使工樂爲之詞。食之禮。各有其處也。氾芳劍反。芳。鴟逸詩刺不敬吳子。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讓魯受慶封[輯傳]奔吳。吳句餘夷末。予之朱方。吳邑。按今江南丹徒縣。疏云。明年五月。闔弒餘祭。此是餘祭。尚非夷昧。杜以此年之末。封始來奔。齊讓而後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盡也旃之也。爲昭四年殺慶封傳

崔杼弒君慶封與謀。慶亦弒君之賊也。杼秉政而避賊出奔者。反得賊名。慶既傾崔。居然當國。總無一人有討賊之志。乃天孽淫人。忽反二嬖。而討賊有人矣。更驚饋洎雅尾怒而討賊有輔矣。傳獨於盧蒲癸王何大書卜攻慶氏。以見爲故君復仇者獨有二嬖人而已。陳氏父子以木爲喻見齊廷無人。政將歸於陳氏也。分三段看。前段至可慎守。是言慶封出奔之由。封之反諸亡人。蓋反崔杼之政。收拾人心。而不知其聚而殲之機已伏也。獨是癸爲舍瑣。既

注云千古名言一篇定案

進王何並見寵用而以君仇爲仇不顧私恩激怒雅尾使一時欒高諸公皆能興起而爲用安得以嬖人少之哉雅尾之怒暗藏欲攻慶氏而其內結癸何外聯欒高陳鮑可知也使析歸父告平仲暗藏欲攻雅尾使者嬖使之也後增邑之賞正以嬖使助封詭詞謝絕不從逆謀耳杜注自確傳詳叙晏郭文桓以見一時齊臣不與謀者祗手觀望即與其謀者亦幸災樂禍轉不如兩嬖人之足以任事也

中段至如內宮此正叙誅慶舍事慶之攻崔也即以助崔者攻崔而崔不悟也今之攻慶也即以慶女出慶氏即以慶甲捕慶氏即以慶戈斷慶氏而慶亦不知也提出羣臣爲君故凜然討賊之義

末段是正叙慶封出奔事而馮云此篇結慶氏并結崔氏故從崔叙起到慶復從慶轉到崔蓋崔慶同罪慶以國法討而崔僅以家禍滅因特叙尸棺一筆

以淫人天殃總收蓋慶封嘗國敦攖其鋒而二嬖又施小術慶氏遂一鼓而滅蓋淫人積惡天奪之魄使皆昏然如夢中一巳授首於二嬖一將負鉞於楚圍故以天字統結全篇

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林解經書十二月甲寅）禮也（嫌時已闇喪當書故發例）

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邱（按二十一年齊侯復討公子牙之黨三子斥逐雖出於公然皆季爲之故統曰崔氏之亂）皆名之具其器用而反（還也）其邑焉與晏子北殿（齊別都）其鄙六十（以邶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嬰）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林解邑多則厭足）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騶修橫生）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

汪云放開說道理筆勢寬展

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黷。猶放也。疏云言用正德爲邊幅使也。夫民生有度也。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其取多而失衆。不如分少而得人。故曰。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致還公以爲忠。故有寵。釋放也。盧浦弊於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治也。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令十人同心耳。非以武王比杼也。陸吒曦其擬人不倫。拘矣。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拱璧大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更殯之于路寢也。以其棺尸崔杼于市。崔子弒莊公。葬又不如禮。故以莊公棺著崔子尸邊

一邑。林解若齊亡在外。雖我之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移也。夫民生也。亦不可得而宰制。以幅之。使無黷。猶放也。嫚。疏云言用正德爲邊幅使也。嫚同慢。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致還公以爲忠。故有寵。釋放也。盧浦弊於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治也。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令十人同心耳。非以武王比杼也。陸吒曦其擬人不倫。拘矣。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拱璧大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更殯之于路寢也。以其棺尸崔杼于市。崔子弒莊公。葬又不如禮。故以莊公棺著崔子尸邊

言外見慶封以章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斬傳始求崔杼之尸不得。嫌其罪。以他尸代之。故云。國人猶識其狀

此傳深惡宋盟交相見之失策其正意

傳叙晏子辭邑。爲慶氏反照。而反照慶。正反照。崔木尸崔於市。正寫崔。卽遥寫慶。所謂崔慶一也。

春秋莊僖之世。桓文繼興。一時名臣。俱以尊周攘楚爲心。厥功赫焉宣以降。晉主齊盟。尊王之誼。漸微而攘楚之烈。猶盛至襄之季世。晉覇已衰。管仲先軫之教。陳如武。魏莊之議論。杳不可問。一時賢人動見掣肘。惟有守身保家之善策。以自免於亂賊之禍而已。此又世變也。

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已在楚伯有迂。音旺勞于黃崖。黃水名。崔作涯不敬。穆叔曰。伯有

俱在言外惠伯之言與向戌合而魯偏從叔仲傳不下斷語者見五國交馳議論紛起去固受辱歸亦懷憂綿裏藏針則在趙武也

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伯還爲鄭惻害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言無以承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言土下鄭祖守其家行潦之蘋藻言賤菜諸宗室薦宗廟季蘭尸之敬也言取蘋藻於阿澤之中使服蘭之女而爲敬也敬可棄乎殺哀傳三十年鄭及漢楚之閒公以來始如楚之神猶享之以其敬也叔仲帶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帶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儉寒之不恤誰遑恤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言是子服子始學者也言未識遠榮成伯鵝榮爲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從昭伯謀鄭氏以伯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朱公遂反仲昭伯若知大義當贊公以奔王喪

五國諸侯將朝於楚子服惠伯云饑寒之不恤向戌亦云然可知諸侯之奔命居送行齋民不聊生傳所爲深惡向戌也故每事必提宋之盟敬字一篇之綱諸國不能自強而以媚楚爲忠趨命爲敬祇見其取辱也向戌猶以息民爲名而速之歸何穆子榮成伯譏見不及此

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宋盟有衰甲之隙不王人來告喪問朋曰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緩告非有事宜直臣子怠慢故於此發例

書王人來告喪而前書楚屈建之卒後書公親縗於楚葢天子之喪不聞諸侯之哭臨而楚之臣大國喪之楚之君魯親縗之是可閔也

經　丁巳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解）公在外。闕朝正之禮甚多。而惟書此一年者。魯公如楚。既非常比。公又踰年。故發此一事以明常（何記）傷天下之無霸也。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衞侯衎卒。公惡立。○側界反。○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衞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邾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公孫段作石也。三十年伯有死。乃命爲卿。今蓋○以歸卿行。○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聘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于上國。疏云。札去之後。吳始告喪。告以三月被弒。故書在聘上耳。賈服皆以夷末新立。使來逼聘。明無論先君未葬。嗣君不得使命。豈新有國喪而自請觀樂。反又譏人聽樂者乎。按金仁山必謂札已聞餘祭已立四年非嗣君。皆非也。○秋九月葬衞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止。高厚之子。○北燕。姬姓。○冬仲孫羯如晉。○杜解釋解。

傳　景王元年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闕朝正之禮。繁。諸侯有遺使賀遂之意。○楚人使公親遂。公患之。穆叔曰。衞殯而遂。則布幣無異。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鄭氏曰。桃鬼所畏。茢掃除不祥。茢音遂。說文云。衣死人衣。邪而行。祓禮。與朝而布幣。君臨臣喪。先使巫祓除殯之凶惡。茢。萑苕。可掃不祥。茢是也。○桃其棒也。○茢音例。楚人弗禁。既而悔之。乃祓殯故楚人自侮可爲世鑒也。告廟在楚。解公所以不朝正。繁。楚人使公親遂。諸侯有遺使賀遂之意。○公患之。穆叔曰。衞殯而遂。則布幣無異。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鄭氏曰。桃鬼所畏。茢掃除不祥。茢音例。楚人弗禁。既而悔之。乃祓殯故楚人自侮可爲世鑒

春王正月之下。書公在楚。知爲魯之大變也。不朝正於廟。而朝正於僭王之楚。故與昭公之失國同傳。述在楚之辱。以發明經義。且以見穆叔之先祓而遂。不如向戌之中道而反也。桃茢祓殯。掩耳盜鈴。然秉禮望國。廉恥猶存。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兵死不入兆域。故葬北郭。逞人尙富於朱方。齊莊之目未瞑

松柏從無如殖。此用者恐難爲松柏矣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於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郟敖康王子熊麇也。卽位王子圍康王弟。爲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言楚君弱令尹强物不兩盛。爲昭元年圍弒郟敖起本

知其正直故不使如

魯與三國皆親送葬。是以天子之禮事楚也。上書四國之君送葬。及諸侯大夫至墓。以次旅見。何等聲燄。而下讀葬靈王傳。炎涼迥別。使人浩歎。

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取卞邑以自益。按國語宿取卞。公欲出楚師以伐魯。榮駕鵝止之。且曰不如予之。宿之事君也。不敢不悛。乃止。可知卞猶爲公邑。而宿取之也。使公冶季氏屬問公大夫問起居。而宿敢不悛。

靈書追而與之。靈。卽也。疏云。周禮掌節貨賄用璽節。鄭氏云。秦以來。天子之卽稱璽。卽。周時卽已名璽。但上下通用。自秦以來。天子之卽獨稱璽。

不敢直斥其罪。故曰疏然。只一疏字。公已不敢入季孫之氣燄如此

只寫公冶一面。而季之罪。惡之憍皆見

曰。開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旣得之矣。政告。此璽書之詞。公冶致使而退。致季氏及舍而後開取卞。發書乃使命之。聞之。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言季氏欲得卞。而欺我言叛。益疏我。疏云。祇作多。古人多祇同。公冶曰。吾可以入乎。以季氏疏已。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以卿賞之。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詩邶風。陳傳見襄公。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邑。本從季氏得。而終不入焉。不入季家。還之。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林解〕季武子若就其家見之。則言季政事。如他日。否則終不肯復言。季政事。及疾。聚其臣。大夫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言公冕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且無使季氏葬我。〔林解〕不義季氏欺君。故不入其家。死不受其葬。

此爲致公傳公在楚七月。幸而得還。復遇季孫取卞。微榮

成伯挽之先昭出奔矣然成伯之賦式微以黎侯寓衛歸而與黎非徒欲其復國而漫然無事也當是時公翻然振厲則如叔孫穆子公冶輩皆足相助爲理又何患宿之無忌乎乃一歸之後耽逸樂作楚宮聊爲晚景之娛頓忘及膚之偪夫公冶爲季之屬大夫忿其無君讎之終身至死猶恨入肺腑公爲人君受侮不少而處之泰然傳敘公冶之忠憤正深咎公之無志也

葬靈王不書魯不會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年少而兇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詩小雅鹽不堅固也啓跪也東西南北誰敢寧處謂上卿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言我固事晉楚乃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

周傳言周衰卑於晉楚

首揭葬靈王三字天下之事惟此鄭重臣子之情惟此哀激而鄭君不行行以大夫不以上卿且以大夫之弱者而魯卽大夫之弱者亦不行也傳蓋發明春秋不書王葬之故而罪在君父無辭可加因借鄭事以明之史公謂左氏爲魯君子信哉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葉石林曰古者墨者守門刖者守閽髡者守積吳刖越俘守舟非任官之道吳子餘祭觀舟闇以刀弒之言以刀人〔通說書之爲人主卻昵閹寺之戒明近刑

還卒於巢餘祭死於閽傳俱用一二語了之以見其輕生蹈禍千乘之尊不足爲一人之敵也

本兩對格用宋亦饑三字轉下則子皮倡之子罕效之比子皮更可稱美然總是一副救民之心而不自有其名與陳民厚施天地隱隔

鄭子展卒子皮卽位。卽罕虎代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饋國人粟戶一鍾。在喪故以父命也六斛四斗曰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鄭於善民之望也。〔孔疏〕鄭近也。接近於宋。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林解〕子罕爲宋大夫。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比子皮更可稱美。然總爲德爲大夫之無粟者貸。〔林解〕子罕貸而不以書於策。施而不以宋無饑人。叔向聞鄭子展卒。子皮卽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饋國人粟。戶一鍾。在喪故以父命也。六斛四斗曰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鄭於善民之望也。〔孔疏〕鄭近也。接近於宋。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林解〕子罕爲宋大夫。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得國政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升降隨宋盛衰子皮歸美於親。子罕歸美於君。皆賢大夫也。春秋自宋之盟後。晉日以弱。楚益以強。諸侯皆恭然無志所有。諸國一二循吏。史冊有光焉。嗟乎。天下非無人也。有人而不得盡其才。天下之所以歸於渝汚者也。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治。理。修其城。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太叔不書。不親事。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衛太叔儀。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諸姬之闕而夏肆。謂杞。餘也。是肆也。城也。地。吾聞之。姬姓之國。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不然。杞是夏後。滅而復存。猶木之蘗生也。其棄諸姬。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詩小雅言王者和協近親。則昏姻甚歸附也。晉不鄰矣。其誰云之。云。猶旋。旋歸之。晉平自盟宋後。安於燕樂。忽大合十國之師。爲母家治城。傳直敘起。見其出於私心。非天下之公義也。蓋城之蔽國。猶屏之蔽室。闕者城之空陷處也。周宗之闕。莫大於荊楚

讀左補義　卷三十　一　襄公

凡子產之言正而未當不婉子太叔之言婉而未當不正

僖王諸侯纂弒今杞未有他故而城之其餘天經地義槩置不論吾恐諸姬是棄則禍亂相尋婚姻終不能保是將晉平十四年所爲該之以數言覺從前未下斷語者盡結於此

齊高子容高止與宋司徒華定見知伯荀盈女齊侯司馬相禮儀也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自是司徒修也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祁解言二子禍之速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則禍也侈將以其力斃自斃而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爲此秋弁燕昭二十年華定出奔陳傳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謝魯爲杞城也周禮射人云諸侯之射公將以射者三耦二人爲耦疏云三耦者當是畿內畿外之異公臣不足以四耦此三耦者當是畿內畿外之異公臣不足

此數語說盡衰颯氣象

首言魯併杞曰不足爲魯罪

申以魯杞比較以杞封魯

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名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鄧鼓父黨叔爲一耦言公室卑微公臣不能備於三耦黨音掌

魯卿大夫實繁有徒何至不能具耦蓋射耦子弟之職以卑者爲之斯時季氏作三軍分公室祿去於公多不願仕於公家也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補注魯代杞時所取賂田諱不登於策故復歸於杞亦不書事與汝陽田異汝陽田晉悼夫人杞女也懼曰齊也取貨侯取謂叔平公母貨於魯故不盡歸杞田

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所滅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始盛之君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卽東夷東夷之國魯周公之後也而按杞親睦魯公獻公入國皆按不尙猶言不尙叔侯之取貨公按不尙叔侯之取貨不聽

是追進一層

言晉取貨於魯不知凡幾

言外便見公不當從季命而違先君也

聽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何有盡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書魯府無虛月無月不如是可矣何必賂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大人而焉用老臣痞魯寧不聽大人而不用老臣大治之也治且不必何況盡歸君毋不敢明厥其非故隱約其辭也

魯肥杞毋寧大人幅言相應毋寧也寧承上文來

杞文公來盟魯歸共田書曰子賤之也歸義杞伯來朝何言來盟蓋有所恃不復講朝禮也仍以子男之禮見故魯史賤之

杞之朝魯者六自是無來朝之事不書治杞田亦不書歸田於杞魯史畧之也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為昭四年魯殺季公鳥張本

不得以壽終善而不能擇人孔疏昔有常淦貴邳國公蘇威嘗問曰知人是善然後言之何以言

君子而不知其不能擇人賢曰好善仁擇人鑒雖有仁心鑒不周物故好而不能擇也

小人必為小人因

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

為昭四年魯殺季公鳥張本

竪牛作亂起本宮說纔見一如生平心服之友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如此

詩觀於周樂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

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聞聲曲疏云每詩歌一二周南召南之基猶未也商紂有天下化之始基之矣王化之基猶未也商紂

君子於論樂太篇示意耳未曰美哉美其聲也

詳故聘魯以必盡歌之也

未能安樂然為之歌鄘衛分其地為三國盡被紂有之更封康叔并王監之地故三監叛周公滅之更封康叔之化疏云自紂城而北謂之鄘紂城而南謂之衛揆鄘衛在朝歌北接邶鄘之間深也仁哀也

說穆子引起善也

為之歌王不行於天下風俗同故不為雅

則首一段已為歷聘諸國之冒以下乃節節相因融成一片矣即以觀樂找足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淫亂懿公滅亡邶鄘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衰亂猶秉義不至於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以觀樂找足聘魯更不必另起爐灶

黍離也幽王遇西戎之禍平王東遷王政不與諸侯同故不為雅

曰美哉

美其始基之矣

篇中一片游移宕往之神已爲歷聘作引起之勢而下面歷聘之國先在評論中

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宗周隕滅。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爲之歌鄭。詩第七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其有政治之者。亂其頻亟。知不能爲之歌齊。詩第八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太公封齊爲國。本東海之表式。周之舊國也。爲之歌豳。詩第十五。豳。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三年。爲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周公之東乎。詩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疏云。仲尼以前。篇目先具。其所刪削。蓋亦無多。記傳引詩亡逸甚少。史記在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三百五篇。蓋馬遷之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秦本周地。故曰周之舊。爲之歌魏。詩第九。魏。姬姓國。閔公滅之

秦之繼周在數百年後。李子豈非神識。故有謂前知。爲左氏附會者。當以是折之

扶弓敷劍二反。大而婉。約也。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險當爲儉字之誤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惜其國小無明君也。爲之歌唐。詩第十一。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非今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詩第十二。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鄶以下無譏焉。鄶。第十三。曹。第十四。言季子聞此二國歌。不復議論之。以其微也。今河南密縣東北有鄶城。鄶。古外反。

盡取無衣以前之作

汪云自鄶句極變恰作界限

不貳。無貳叛之心。怨而不言。有哀其周德之衰乎。孔疏謂幽厲之時也。猶有先王之遺民焉。孔疏服虔以爲此歎變小雅也。華陽范氏曰。雅篇數多。當時樂工或間歌其一二。季子就其所聞而評之。論其聲曲而有直體。聲。論其文王之德乎。雅須所以詠盛德形容。故但歌其美者。不皆歌變。爲之歌頌。以其成功。曰至矣哉。言道直而不倨。倨傲曲而不

俞云上言周德之衰。此云文王之德。引起盛德

屈。屈撓邇而不偪。諫退遠而不攜。攜貳遷而不淫。淫蕩復而不厭。常日新不自是歌以下是舞

哀而不愁。知命樂而不荒。節之用而不匱。德宏廣而不宣。顯自大而施而不費。因民所利而利之。取而不貪。義然後取。處而不底。守之以道行而不流。制之五聲和。宮商角八風平之氣節有度。克諧守有序。尊倫盛德之所同也。補正商周同此盛德。不必及魯見舞象箾南籥者。箾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疏云。詩序。維清奏象舞。即此象箾之舞。按疏云。箾當是武舞。非也。文王曰文。維清以象文德。武王曰武。大武以昭武功。箾籥皆舞器。謂文王舞耳。南籥之箾。二南之籥。象箾非武舞矣。箾與簫通下文舜樂曰簫箾。尚書作簫韶。司馬貞云。箾即簫也。字體變耳。記又曰象管。象。維清之詩也。謂以管舞維清之詩也。象文王之德。故曰象。維清之名爲象。猶於皇武王之名武。於鑠王師之名勺。勺。象籥象管。雖簫管不同。其義一也。則爲文舞明矣。自鄭箋有用兵刺伐之說。而唐顏野王作玉篇。遂云以干擊人曰箾。陸德明音朔。與下箾韶之箾音義皆別矣。不知明堂位祭統。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象用管。而大武用干戚。未聞用箾也。樂記。始奏以文。謂清廟。維清也。象也。可知箾爲文舞。豈干擊人之謂乎。詩左手執籥。如籥爲舞器。程

昌曰。南籥者。二南之籥。所謂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者也。按箾。音簫。下同。

文王之所減。卽伊尹之所勉也。孫明復駁左謬甚。

武者樂。

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殷湯樂。疏云。夏大也。鄭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盡力溝洫。勤也。補正不見舞韶箾者。

舞樂。疏云。韶卽簫韶也。尚書簫韶九成。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

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

他樂。吾不敢請已。

來聘。知其篇數。故請止也。

君也。吳子餘祭嗣立。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

應請觀樂

俞云二句備三法。其出聘也。離郊觀樂。遥接來聘是

俞云歌詩不言其風。故下多疑辭。舞時已見其象。故下多斷辭

接決迴輸君納歸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之公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意上未說明是補法下適齊鄭等俱從此生出是提法

未歇盡也故憂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子雅高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綸帶子產獻紵衣焉。大帶也吳地貴綸鄭地貴紵故各獻已所貴示謂子產損已而不爲彼貨利。綸古老反紵直呂反。

尾子之難八年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綸帶子產獻紵衣焉。大帶也吳地貴綸鄭地貴紵故各獻已所貴示謂子產損已而不爲彼貨利。綸古老反紵直呂反。

徐掞貢曰將宿于戚一宵迴映聽樂直有檻前空翠水天一色之奇。亦文子足徙曾空悅死便

曰鄭之執政侈有謂伯難將至於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遽瑗遽伯玉史狗史朝之子文子史鰌史魚子秋公子荊公叔發文子公叔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孫文子之邑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猶爭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以戚叛文子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言至危君又在嬪而可以樂乎獻公卒遂去之宿不止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閒義

是扶植綱常能改宮說其變化轉移之速使未逐移歸於善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之前與札處未必不改移歸於善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

鍾云季子是千古第一有交情人歷聘所至無一時一處不留心

魏獻子曰吾國其萃於三族乎。言晉國之政將集於三家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孔疏謂多以惡而善之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富必厚施故政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傳於興衰交關處必有一篇大文牢籠後來全局春秋至襄之末政由私門天下無霸故述吳公子評論列國名卿以爲後半部張本前書穆叔告范宣子見霸功自此而衰名卿大夫唯有立言垂世然春秋伯功之錄非得已也又錄此篇以見德必如舜風俗必如堯功必如禹如湯武而後可稱若瓚瓚覇功當時赫奕久之日就陵夷所謂十世希不失也此春秋之大旨歸宿處　閒樂而如德故前

半以德爲主入國而知政故後半以政爲主　論樂固於聲音中悟出亦卽於詩中得來三衞之詩最繁而該以一憂字卽庶第之言皆有憂思不困言猶知秉義而不爲時政所困也王風思而不懼不言憂而曰思思文武成康之業不能再振而閔周之不復西也鄭與齊正相反細者網密也上之法網密而下之辟患深往往爲婦人女子之詞以寓其忠君愛國之意以言爲諱亡之徵也大風者商大無所隱閟之謂雄狐諸篇直刺其君無所忌諱亦可見其法網之寬矣豳風曰蕩乎蕩廣遠之意豳之得名以七月一篇而周公遵變將居於東作此以戒成王故謂周公之東也秦與王對王言周之舊一云思而不躍一云大之至也代周者秦乎魏滅於唐唐滅於曲沃於魏則惜其無明主而於唐則深予其有遺民曲沃窺晉自祖及孫至七十餘年而後得之遺民之力也小雅有美有刺而云周德之衰以刺幽之什獨多杜以先王爲殷王者非也於小雅專言其變大雅專論其正亦各舉其一也商之頌敷揚功德而陳於祭祀用十有四語形容不盡有手摹神往之致至於韶舞則形容俱絕仰慕彌殷與夫子聞韶之嘆正相符契其由聘也通嗣君也遥接首段以束筆爲提筆而前半論樂已納入聘魯嗣君指餘祭孔疏甚明西河恣意翻駁不必也適齊云政將有歸觀樂云未可量語似相左不知大風恢擴政教可行然發洩易盡與衰

難定或以爲指田齊者謬也適鄭見子產縞紵之風百世如見一禮字爲子產終身受用適衛稱六子爲君子琰鮪荆發皆夫子所素稱者也然一路皆叙其友朋莫逆或子或規而獨載聞樂去之一節見其於君子有神交而於小人尤嚴絶終身不聽琴瑟不是言文子服善正見一言之贈在小人猶凜之不忘宜平仲致邑而子產叔向之書紳銘几也適晉說趙韓魏趙武專政似無足觀而告叔向曰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則於三卿已寓不足而此來脩好難於明言且以其人非如平仲輩之善受直言也

以遠

秋九月齊公孫竈子尾公孫竈雅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放者宥之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實放書奔所以示罪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林解好掠人之善自爲已功且專權故稱難及於其身釋例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鄰不必禮出也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也

此必請於君放之而云二公孫放其大夫罪主使也經不書放不與其放也高止不能如平仲之遠害智不足稱末言得罪之故而二子之姬能特爲陳氏毆除耳

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士缺來聘也此年夏爲高氏之難故高豎高止子以虛叛十月庚寅閻邱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還邑於君齊人立敬仲高侯之曾孫欘孔疏此即後所云良敬仲也良猶賢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縣而寘旃其致邑

此可悟臧武仲要君之獄高豎說得拙故其迹彰武仲說

得巧故其迹晦

鄭伯有使公孫黑子哲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言女世子哲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哲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已巳鄭大夫盟于伯有氏裨諶鄭大夫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解也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辭子產言政必舉不踰等則位班也子產位班班次應知政擇善而舉則世隆也世所高也天又除之叁伯有魄喪其精神爲子西即子產驅除之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定也終不然將亡矣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逵　埴　校

襄公九

經　戊午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罷來聘。罷音皮。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子靈公般音班。五月甲午宋災。祖禰天火曰災宋伯姬卒。天王殺其弟佞夫。王殘骨肉王子瑕奔晉。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從夫謚也叔弓叔老之子卿共葬事葬者皆非常也劉傅葬內共姬賢也婦人以貞爲行伯姬之婦道盡矣。鄭人殺良霄。冬十月葬蔡

景公（程氏或問蔡楚屬也魯方事楚故會共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其不可通也）通嗣君也（社解郟敖即位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馬云譬空說吾得見與否八字便將嵩日時艱翹足可待神理勾當）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汪云一語參透）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薳罷）將與焉（子圍素貴鄉敖微弱諸侯皆爲亂故穆叔問之）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子（晉良伯）有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林解前年大夫已與兩家爲和盟于伯有氏）對曰伯有侈而愎（狠也）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

（汪云兩也字出末句）也惡至無日矣（爲此年秋良霄出奔傳）此二事連屬書之遽罷諱聞之惡而穆叔已知其情蓋罷爲大夫安得以小人自例迹其躯閃而平日之與謀顯然叔向問鄭國之政子產一腔憂國苦衷絶不一毫隱閟蓋良友質問以誠相告其憂思歷歷如見合看正君子小人之辨

二月癸未（癸未二字點睛）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輿衆也城杞在往年絳縣人或使言其年按觀則疑年者卽董事之計吏也相與疑其年而因使之咱言也）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所稱正月謂夏正月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未補正劉待制曰季猶末也今今日也謂已得四百四十

四全甲子其末一甲子六十日而今日不知乃癸未纔得二十日也故曰三之一吏走問諸朝皆不知故問之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筐之歲也在文十一年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叔孫僑如叔孫豹皆取長狄名以昧解自乙卯至今年戊午七十四年而言七十三年以甲子計之也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是其日數也師曠說年史趙說日史趙借說文伯明說然于老人三之一俱未清晰蓋師曠既云七十三則但舉成數可矣

併三人爲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亥上二畫豎置身旁如算之六下亥字二首六身畫在上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是其日數也蓋以二首爲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身爲六千六百六十六日數也史趙至今之日數亦今之市井用焉子野曰何謂之周道存云

七文伯之子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屬趙武疏云縣非趙武私邑蓋凡公邑國卿分掌之而繇屬武也名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用也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主衣服之官以爲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疏云周而廢其禮縣師上士二人而復陶之官以役孤老故服虔云與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與尉一尉軍尉主發衆使民溥也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士文伯也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劇多君子其庸可踰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強不失諸侯但明歷也晉至趙武爲政奄奄無生氣其故在有賢不能用即用亦無以盡其才老人以七十之年且無子受城杞之役想見司牧俱不稱職以老人之賢辱在泥塗想見沉淪草野尚多有伯瑕史趙師曠叔向女齊則賢才猶盛季武子有晉未可踰之言則諸侯猶睦當得爲之勢用有爲之人文襄及孤老與尉當罪而朝廷失政是誰之咎辭以老者不欲爲趙武用也結得絢爛方與全篇相稱

之業不難繼述而無如其不能也自謝不才便是趙武斷案有謂嘉武受過及贊武卽贊老人者皆非傳義傳著癸未二字蓋四百四十五甲子以此逆數爲全篇之主腦也老人晉之賢者爲執政所阨故作新奇語使人茫然不知其年之幾許然亦具有顚倒趙孟手段非預設此以待問也觀其使助爲政辭以老誠高人一等矣卻氏謂絳老既爲隱語師曠史趙亦爲隱語非也曠明言七十三矣何隱之有蓋因其言甲子故一以國政一以字書說得原委折得零星而士文伯又以一言蔽之皆各顯其才以明晉廷有人無輕視也故以朝多君子結

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駟良爭故）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

君臣詛盟，故曰亂。未已。

前年大夫自相盟，此又君及臣盟。

蔡景侯爲大子般娶於楚，通焉。（大子祉有子禍也）大子般（終子產言）

初，王儋季（周靈王弟）卒，其子括將見王而嘆。（括除服見靈王入朝而嘆）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愆期行過王廷）聞其嘆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欲有此朝入以告王）

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

儋括欲立王子佼，夫（靈王子景王弟）佼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蔦，逐成愆。（蔦邑成愆奔平畤）（音止）

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翟成，大子周殺佼夫，括、瑕、廖（林解皆括黨）奔晉。（括廖不書賤也）書曰：「天王殺其弟佼夫。」罪在王也。（陳傳釋五大夫實殺佼夫而書王）

上是聞其聲此是狀其形作兩層寫

非儋括能代

此以佞夫弗知作主見佞夫無可殺之罪前段言僖括欲專政爲亂愆期發之而王不信也及王崩嗣王卽位五大夫以僖括欲立佞夫遂爲王除之而王聽之是王自殺之也僖括首惡而使逸母弟無罪而殺之不特骨肉傷殘抑且是非顚倒所以終欲黜嫡立庶而致亂也

突起怪甚亹社一襯更覺駭人而文氣亦厚

或叫呼於宋太廟曰譆譆熱也出出戒伯姬周禮鄭注引此作詘詘鳥鳴于亹社殷社如曰譆譆皆火妖也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姆女師列女傳伯姬之宮庭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俱夜不下堂保母至矣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曰傅母未至也越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君子謂宋遂逮於火而死按保傅卽所謂姆也姆音茂義從宜也伯姬時年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而行婦義事也六十左右疏云成九年伯姬歸宋至此四十年矣(困學紀聞)伯姬先儒謂婦人之伯夷陸淳以爲非可法可傳之道宜其黨叔文而不羞

劉原父曰使伯姬避火而重生不足以害其貞也然不以可全其生而違天下之常義此安於性分者能之

或叫於太廟而鳥鳴亹社一如太廟眞若有物憑之亦若神靈爲伯姬愛護而宋平曾無一人護其母而出之乎之罪何可言女而不婦非貶伯姬乃責宋平也趙氏謂宋人設辭以飾其不能救母之罪則深文矣

六月鄭子產如陳泜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不可與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結好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門政不由一人以介間也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爲貽八年楚滅陳傳

宋之盟後陳鄭脩好故陳使至鄭而子產亦如陳泜盟極

言亡徵一氣直注介於大國楚之縣陳可夾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傷伯姬之遇災故使卿共葬薛東遷後其制壞矣共姬而死宋人不敢加非禮之禮執禮之識

魯以卿會葬顧氏云共姬爲嫡出故會葬不與凡女同也

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

鄭地

公焉在家臣故謂公焉伯有爲公

吾公在壑谷窟室皆自朝布路而罷

伯有沈湎捕叙又將使子晳如楚則駟氏之甲全是私心固先伯有作亂矣

布路既而朝鄭君則又將使子晳如楚則駟氏之甲分散

特地注明三族同生而伯有孤時可見

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鄭地醒而後知之遂奔

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相湯左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

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罕子皮駟子晳豐公孫段也三家本同母兄弟伯有汰侈故不免三家同出而伯有孤特又汰侈所以亡按駟黑亦侈汰而免者以三家同生故人謂子產就直助彊時謂子晳直三家彊子產曰豈爲我徒黨也言不以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言能彊能直則可弭難今三家未能伯有方姑成吾所欲以無所爭附著爲所辛丑子產歛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不與於印段從之義子皮止之庶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印段入皆受盟於子晳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祖廟盟國人於師之梁鄭城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鄭城之瀆豆音入因馬師頡子羽孫林解卽羽頡爲馬師之官介子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子西之子子師國人以伐之皆北門駟氏伯有俱名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兄弟恩等故無所偏

提出兄弟喚醒三族

入謂子產拓開而以子產之言爲斷以子皮爲收束完出奔事

助伯有死于羊肆列子產徙之。
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伯有之門。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
殺伯有仍以子產爲斷于皮爲收束完殺良霄事已注到下篇授政

斗城鄭地名。按今河南陳留縣有斗城。子駟氏欽葬伯有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并及復命于介。八月。
揮非七穆裨爲庶姓故其言公而恰與晉段應

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帶駟用兩珪質於河。沈珪。
於河爲信也。按今河南延津縣北有古酸棗城。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已已。復歸。游吉歸也。
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既出位絕非於子
蠲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會葬過
之卒在十九年也將葬公孫揮曰其莠猶在乎。以莠喻伯有修。
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公孫揮
不能久存於是歲在降婁。奎婁也。降戶江反。降婁中而旦。周七月。今五月。
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指降婁也。歲星
十二年而一終。歲不及此次也已。

注云子皮兩言有禮固爲子產知心罪不株連亦承子產意旨

結出子皮見伯有既死子皮爲政

不及。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孔疏娵訾之口營室東壁也
降婁。降婁爲娵訾二十八年傳稱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玄枵二
子爲元枵亥爲娵訾。二十八年。已在元枵。今三十年始在娵訾。三年始移一次。是
二十年也。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鄭大夫。伯有黨。從伯
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爲任大夫。任。晉縣。按今直隸任城縣東南有古任城。
澤之會。在三年。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
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宋盟約弭兵故
子皮以公孫
鉏子罕之子爲馬師。代羽頡
經罪良霄。傳兼罪黑。首段至師之梁之外。叙伯有出奔事。
伯有秉國之鈞。酖酎窟室。強大難堪。況鄭乎。子皮取亂侮
亡。與公孫揮裨竈之言相合。逐之宜也。然黑以使楚之怨。
不請於公而攻之。觀昭二年子產謂其專伐伯有可見。則黑之罪不在伯有。

下乃罕駟豐同母駟豐二氏皆有作亂之才持正僅一子皮亦不能正子晳專伐之罪傳特叙出以見去伯有易去子晳難伯有禍國攻伯有者未嘗非禍國也兩人均罪而獨罪伯有荀非子產孰篤親親之誼哉宜子皮之心折也中段自外入也已上叙良霄入鄭及殺良霄事伯有出奔本非賊也自許入於鄭志在亂鄭則賊而已駟帶率國人殺之則討賊矣子產何以不與蓋七穆俱穆公後伯有與三族原其始實爲同父而子孫以母爲親疎是知母而不知父禽道也子產祽之葬之哭之又子皮之所心折也感其禮於死者之誼而曉然於其憂國之忠他日授之以政實昉於此末段追叙旁觀指之爲莠莠者敗苗者也亂臣者敗國者也莠則必鋤亂臣必討故歎其不及降婁然伯有爲莠黑豈嘉禾敢於指伯有而不敢指子晳者以三族之黨盛耳蓋三族甚強以見非子皮授政無以行子產之志也又見雖子產爲政不能止子晳之驕也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薳掩（二十五年爲大司馬）而取其室（申無宇芊尹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也（佹也）而王之四體也（股肱也）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爲昭十三年楚弒靈王傳艾魚廢反）

圍爲令尹其分令尹之權而掌一國兵政者司馬也司馬見殺兵權盡歸於已薳掩乃心公室不肯附圍故傳大書

以表其忠而申無宇以善人著其實

爲宋災故謀蔡而會也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

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括之子）鄭罕虎

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葉傳）

子皮勤十二國諸侯而無一如其言（金仁山曰城杞會澶淵二事）

謂非恤小救患之卑則不可（蔡即楚人晉人以爲討懼有爭）

蔡之嫌存弭兵之小信（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

而忘撥亂之大義也

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背弃不信之

不可也如是（寵謂族也詩雅）曰叔慎爾止無載爾僞（逸詩）

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

澶淵宋災故尤之也（按尤諸大不信）夫不信

（如魯重共姬其聘贈之禮相）不書魯大夫（按或疑）

（知魯卿會而無歸不知）（來爲魯）

（婚何以豹會而無歸不知）

（之事必有遠僭於常數者故以爲無庸再致也）

胡傳連上葬蔡景公之文弒君天下之大變則會其葬而

不討宋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而歸其財可謂知

務乎義極正大左氏以爲比事觀之其義自見既舍其大

而務其小而小者亦至失信尤足惡也

鄭子皮授子產政（伯有死子皮知政歸之辭曰國小而偪大國族賢故）

大寵多不可爲也（爲猶治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

之國無小（言在小能事大有事事大國乃寬爲大所欲使伯石公孫貉與之邑）

（故也）子產爲政有事（攻治）

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貉焉

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言人不皆得其欲以從）

子邑邑將焉往（言猶在國子大叔曰無欲實難能無欲）

（言鄭大夫共憂鄭子產曰）

（有死而良氏亡矣國氏子）

（產木族既無豪強而罕游）

（即三族已歸）

（國事何爲獨賂之）

（儲云天生子皮以護子產）

（桓武之福也）

（鮑叔薦管仲不過一言子皮却維持費力）

（王云七穆伯有死而良氏亡矣國氏子產木族既無豪強而罕游即三族已歸）

心所不服者豐氏駟氏伯石豐卷皆豐氏也處置宜而豐氏服矣于是難制者駟氏而已

周云收拾伯石使不入子晳之黨汪云專處豐卷所以結豐駟之恩

相違也而相從也言賂以邑欲爲和順大族而姑先安大國家安大以待其所歸要其終也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更命已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虛餙使次巳位之接此事在賂邑之前傳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上下有服卿公大夫爲井使大人之忠不相踰田有封洫溝洫也廬舍也井有伍五家相保檢者大夫從而與之泰侈者因其有罪豐卷將祭請田獵也焉弗許曰唯君用鮮野獸衆給而已衆臣祭以子張豐卷怒退而徵役徵兵欲攻子產子產弗啓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不沒入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

里所收入宮說子產惡伯石復處之高位逐豐卷三年反其田里以定反側之情與樊載書皆是一意蓋族大寵多外內交侵故書藏附注諸衣之橐莊子諸小不可以懷大取諸中以出是也諸張呂反

即與人之請可知子產處伯石豐卷之意至頌聲載道則未化者逞于皆一人

又傳成三年鄭賈人將賣之諸侯並畔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續之傳言鄭所以興

此統敘子產爲政而處處歸美子皮明於知人忠於爲國古來爲子產者不乏矣如子皮者幾人哉鄭三強家最橫子產爲政即欲夙弊一清非屈則折而子產得行其志者賴有子皮也故著眼在虎率以聽誰敢犯子八字下文都歸有章六句即於此伏根顧子產非徑行其直也強家如

伯石者本非善類傳追叙爲卿於賂邑之後又點明伯有既死句蓋伯有使黑遂致兄弟相殺段猶黑也使段安知不至相傷可知賂段正非得已子太叔有疑而子皮無言有以深知子產之心也都鄙六句一齊提起子產爲政大概有子產行之子皮助之在內至此便可接輿人之誦而忽以豐卷事拓開卷以小憤便徵甲作亂幾爲伯有之續可知子產之善處伯石又以見鄭之族大寵多非子皮力主之未易措手也末述輿人之誦讀者以爲美子產而不知正深美子皮

【經】已未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杜解公不居先君之路寢秋九月癸巳子野卒（不書葬未成君○已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諸侯會葬非禮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梨比公弒子展輿立明年齊納著邱公去疾展輿奔吳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杜解還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苟且也偷薄也成二年戰于鞌趙朔已死于是趙文子始生至襄三十年會澶淵蓋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故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按樹善猶云結好或疑韓起何以謂之君子曰此長厚有餘之稱而非守正不阿吾君將失政矣（按備猶既也既而政之謂也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佑也其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補注傳見晉衰而魯懼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

數語爲趙孟寫照直將其神氣一筆鈎出

馮云此寫季孫之偷若在正面寫無味妙緊接而又甚焉便移在孟孫身上猶嫌味薄因直從趙孟語偷不似民主提唱而入則引到孟孫既有情而跌落委

孫倍有力

詞乙衰事

而又甚焉。言朝不及夕。又與季孫語晉故。如與孟孫言。季孫不從。

及趙文子卒。元年。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邪多是以。有平邱之會。會在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陳傳言晉衰之故。皆在執政

此以季孫不從爲主。季孫附勢之小人也。方走趙武之門。安有餘力及於政權。不屬之韓起。而穆伯以爲及其未授政而要結之。然韓宣初聘。急欲求好。而懦弱不足以馭羣貪。樹善豈計之得哉。鄭之子產。一環之求。確乎不撓而讒人不敢交訌。蓋內治脩。外患自解。傳於昭十五年詳敘之。固已掃邪穆伯舍已狥人之智。晉自趙武爲政。覇業已隳。一偷字是其病根。然政權獨攬。人不得于故能再合諸侯。三合大夫。事雖無當。猶有諸侯之心焉。韓起爲政。事權分屬。賄賂多門。晉事益不可爲。晉公室卑以下六句。已發春秋季世大槩。魯之季宿。則卑其公室而強私門者。豈知公室之卑。私門亦替。故平邱會而意如見執。

齊子尾害閒邱嬰。欲殺之。林解菖以嬰害魯我。閒師故。齊何故伐我。夏五月。子尾殺閒邱嬰。以說于我師。伐魯者嬰所爲也。言伐陽州不書。不成伐。工僂灑濯龜。孔應賈寅出奔莒。四子嬰之黨。出羣公子。爲昭十年欒高之渚所頷反。難復羣公子起本。

欲害之而故使之後世小人遂傳爲殺君子奇策。齊景即位六年。何以太阿授人而不自主也。

律行之亂。閭邱卽潔身去之。可謂高於晏子。今爲子尾所殺耶。

公作楚宮。適楚好其宮。穆叔曰。天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今尚書太誓亦無此文。諸儒疑之。疏云。諸儒謂漢魏馬融鄭元王肅等。漢初尚書二十八篇。太常孔臧以爲放二十八宿。都不知尚書有百篇及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始獻孔安國所註古文尚書。其內有太誓文。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公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謂魯人薄之故。子孫不得志於魯。

公不以朝楚。送葬爲恥。而轉效其宮。夫楚宮之壽棟雕梁。狗馬圭璧。皆魯所能堪。傳特叙一竊璧事。而此中充牣可見也。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胡歸姓之國。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敬歸襄公妾。以過哀毀將。卒毀也。以致滅性

趙木訥曰。季氏之專。尤非慶父仲遂之比。弒野而立昭。公以毀言於朝而世不察耳。不然。文與般惡同。文同則義不應異也。

公薨於楚宮。則公柩當即遷於殯宮。孝子朝夕不離苫茨。豈有殯宮在公宮。而喪次轉在季氏之理。十二公惟莊公薨立子般。次於黨氏。襄公薨立子野。次於季氏耳。公宮嚴密之地。無從行弒。惟以計賺之出居於外。然後惟我所爲。故子般次於黨氏而慶父之志行。子野次於季氏而宿之志行。又不比仲遂明請於齊。公然弒惡也。蓋子野有賢行。不利於季氏。宿托故延於其室。自六月以至秋九月。卽以毀卒告。其實陰弒之也。事甚隱。記載不敢詳。而史官書於

此非面語襄公乃深爲公憂耳

策當曰子野卒於季氏否則曰卒於喪次而夫子削去但書卒而不地以著其實而已左氏得魯人之傳聞因先著次於季氏四字與子般之次於黨氏者同而後曰秋九月癸巳卒若不知其卒之故者然於是曰毀也上書季氏則所謂毀者自出於季氏之口而卒之故可思也

昭公年十九而穆叔曰無母弟則立長知諸子中有長於公者爲季所忌故不得立

江云關處一肇寫盡不度

已亥孟孝伯卒（終穆叔言）立敬歸之娣齊（謚）歸之子公子禂（昭公名）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立庶子則以年）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先人事後卜筮也義鈞謂賢等）非適嗣何必娣之子（言子野非適嗣）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此及葬三易并使童心如晝

哀哀在如故哀（言其嬉戲無度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爲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傳）

子野之立公遺命立之也季之所憂在賢明不在昏懦在感有嘉容魯之憂季之利矣則知宿早有立禂之心子野豈真不勝喪而卒哉

馮云主人嘉容而弔客多渝反常之事

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不敬）而多渝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于其位而哀已甚兆于死所矣（有死兆）能無從乎（爲昭三年滕子卒傳）

癸酉葬襄公

唐云帶定魯喪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按平公三年之喪而浿梁晏舞乃以魯喪之故而辭不見賓是緦小功之察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

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做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
充滿斥見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
言其多所館高其閈閎閈門也閎門戶旦反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客使無令
憂寇盜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做邑之爲盟
主繕完葺牆葺覆也何記李涪刊誤繕完當作繕字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
以共命寡君使命請問毀垣之命疏云士文伯字伯瑕是范氏之族不應與范宣子同名按范氏之孫又有公孫嬰齊是文公之孫仲於魯有仲嬰齊是莊公之孫叔孫豹印段乃公孫段從父昆弟之子且嬰齊爲從祖同時名鄭同時謂之二子石然則伯瑕與宣子何病同乎對曰以做邑編小介間也子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做賦隨時會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脩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猶獻見也之不敢輸也其暴

僖云所以壞垣之故先對客說明而後稱文公以責之立言之序

汪云壞館公室以上是言平日以下是言歸時

馮云句句與文公相反句句與文伯語相對

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做邑之罪僑子產聞文
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嫭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
館如公寢庫廄繕脩司空以時平易治也道路坊人以塗者以
坊音烏也時儆戒寇盜姦宄於火于庭疏云郊特牲定燎之酒由
是命有司徹諸侯賓至何設庭燎特牲行夜車馬有所休息所
處賓從有代役客也車有代車主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瞻視
百官之屬各展陳其物謂掌官各陳其物以待賓公不留賓而亦無廢
事賓得速去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行之林解賓之憂樂晉則同
其好惡事之得失晉則巡其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
言見遇如此寧當復當否有菑患即不畏燥濕今銅鞮晉離宮數里
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門庭之內迫近又有墻垣

提出魯喪見不必避忌脩垣而行見無閈擔憂注云前寫文伯之致詰後寫文子之輸服末寫叔向之歎美總爲子產有辭作聯襪

之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水潦無時寘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問止之宜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言鄭與魯亦有同姓之憂若獲薦命已所進幣脩垣而行去君之惠也孤幐勤勞文伯復命反命于趙文子曰信信如子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也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加敬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詒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詩大雅其知之矣辭之有益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得事大國之禮晉人恃荊北息兵君臣慶弛遂至無役不奉楚令子產矣

其無恥久矣然且托爲魯喪留賓不見於是盡壞館垣待其詰責分剖所以壞垣之故又因其靦顏自居盟主卽從盟主二字推出文公之覇今日之衰文公之覇在宮室卑庳上包無數憂勤在內今日之衰在銅鞮之宮數里上包無數荒淫在內蓋尊攘之勲寘之腦後惟區區一館之待賓比是不堪而猶自以爲盟主豈不羞天下士哉趙武自認不德似已而粘住館垣叔向稱其有辭是已而以築館爲諸侯賴之可知晉人所見總不出一館一垣全不喻子產獻規之意前後三段互相照應末乃點出如楚以適晉告以見子產之意欲其發憤威楚而晉臣皆夢夢也

莒犁比公莒子密州之號○比音毗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立以爲世子又

廢之。犁比公虐國人。國人患之。乃立展輿。立爲君。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出也。爲明年奔吳傳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君。故史書人也。諸儒集矢於左。不必矣。

傳載密州事。與文十八年庶其同。趙氏匡云。因國人之攻莒子弒之而立耳。以字爲之字之誤。胡傳主之。是也。

吳子使屈狐庸。巫臣之子。成七年適吳爲行人。聘于晉。通路也。通吳晉之路。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延州來。季札邑。疏云。延。延陵州來邑名。並食二邑。故曰延州來。季子。餘祭在二十四年。戴吳十九年。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謂夷末。夫德而度。德不失民。民歸德。度不失事。審事情。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言其三兄。雖欲傳國與之。終不肯立。

吳者悼公所藉以敝楚。成三。鴈之歎者也。今南北弭兵。猶欲通吳晉之路。蓋不忘伐楚也。而晉人忘之。傳曰。通路無限。惋惜矣。

十二月。北宮文子佗。相衛襄公獻公子以如楚。宋之盟。故也。晉楚之從交。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用聘禮。而用郊勞之相見也。報印段。廷文子入聘。段音旺。文子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逆文子。事畢而出。言于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詩大雅。濯。禮之子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按禮以救其亂。如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此以上。文子辭

啓云前又藏
過子產此處
忽然現出
說言其平日

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其貌美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所欲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得所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蔽林解寬閒則得喧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傳跡子產行事以明北宮文子之言

一禮字爲一部春秋主腦天澤之分中外之防治亂之故皆於禮辨之文子稱鄭有禮而未嘗明指其人其事傳以子產擇能而使一句提起則諸子之能皆子產之能而子產轉不以能見又重叙一段乃問且使使謀乃授逐一歸到子產蓋休休有容因材器使無不如其分量而適其性情故不忌不爭從容表見各盡所長是舉文子未言者悉爲叙明而有禮之全體皆見然仍以宋之盟領起何數見而不憚煩乎晉平之世其蔑禮久矣趙氏以盟會要結荀氏以戰伐樹功無非封殖不顧公家苟能如子產以禮治鄭則晉國多材人人自奮何至決天澤之分潰中外之防使鄭衛君臣僕僕於蠻荊也哉述文子言逝不以溺亦謂溺胥而已此傳之微意也

鄭人游于鄉校鄉之學校以論執政論其得失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患人於中訪議國政宜傳鄉校之不可毀然明豈不知之如何者特試之之言子產曰何爲夫

人朝夕退而游焉。（林僎早見曰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爲忠善則不聞作威以防怨。欲毀鄉校。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附注名穆公諫厲王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漢賈讓云。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遽連以爲已藥石。宮說也。不如小決使道。也。通。不如吾聞而藥之也。我聞數語。雖三代名臣所言。不過如此。子產地位儘高。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仲尼以二十年生。於是十歲長而後聞之。

子產聖人所深褒。故傳之推崇不遺餘力。子皮授政。約舉

第一不如承上吾不克救第二不如廻施吾師意

憲無常師能自得師非心無私者不能便見是仁處

治鄭之大綱。壞晉館垣。舉其交鄰之忠告。上篇言其能用羣材。下篇著其取信僚友。而此一篇。直揭其根柢處。仲由喜聞過。與舜禹一例。蓋聞過而改。是去私第一關。雖詣有大小純雜。而其於仁不悖。則一也。分兩層寫。上層見不當毀。下層取喻言毀之害。一反一正。歸到藥字。師以規過藥以攻疾。藥石之言。即吾師也。且大決則欲救不能。小決使道。通正如藥石之投。猶可救吾之生。兩不如字。將子產誠心樂善。曲曲傳出。便是仁人忘私。虛受氣象。故不同於美言欺人者。然明一贊。猶未直揭心體。夫子許其仁。乃見子產真本領。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爲邑大夫。拔邑。是子皮食邑。觀下吾家聽子可見。）子產曰。少。（尹何

鑛云第一喻駁吾愛之第二喻作引子第三喻駁使往學

第四喻兩意雙貫

跟美錦來

年未知可否子皮曰愿謹善也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大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謂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子之愛人則以政政以治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自傷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大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也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也習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慢易也微子

徐云子皮語凡三節語語入情

子產對又用一喻在前四喻之外

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按前日也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宮說子皮始終愛護子產似這一段見心見意

須體會子產一段忠告之意連下四喻惟棟折榱崩一喻是言與已休戚相關餘三喻只是未聞政學之意意叠詞繁一若惟恐不喻已意而多方指示之者又若惟恐其不見聽而旁引曲喻以告之者蓋無語不從心所謂危處出故只一意而節節曉暢只一喻而步步生新覺言有盡而

心之傾注者猶有未終可謂忠告善道兼而有之矣子皮爲子產第一知已子皮之過正如負痛於身必欲其盡去之也子皮抽出製錦一項即衣服爲喻以前後數喻不出乎此子爲鄭國以下正對棟折榱崩僑將厭焉一喻讀此傳須體會子產心所謂危末三句又見上下諸篇子產之功皆子皮委政而能有爲於其國也

論亂臣賊子而作一篇理學文字大奇遥爲號之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言語瞻視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詩即風棣棣富而閑也選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詩大雅攸所也攝佐也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逸書按武成作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雅大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

君臣分說兩引詩一束以見臣不可有君之威儀也

數文王之德提畏愛則象四字總說分說節節相生

唐云尤奇在俱就文王身上說歸到威儀緊對令尹又云平列十句似板却暗

將畏變則象滲和在內更寄

筆總收

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令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樂音洛

提出見令尹之威儀以爲全篇主腦首段分兩層上層從威儀知其似君而次其不能終下層直斥其無威儀無威儀者無君子之威儀也蓋有似君之威儀而荒暴之氣併無道取順守手段其不能終必矣公曰善哉已緻過令尹何謂威儀則問君子之威儀也文子即就君子之威儀反托令尹分出君臣縮入有終意引文王爲畏愛則象作証蓋文王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正是對証藥石

此時衛襄初立文子因問納規其主意在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但攝前此衍剽相殘寧弒逆起釁皆由威儀之褻遂釀成國家之禍故君子一段縷縷相戒以新君嗣立不堪再誤而欲其正已率物庶臣下不至生心也

左補義卷二十二終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三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球　校
　　埴

昭公一〔孔疏魯世家名裯襄公之子母齊歸以周景王四年即位諡法威儀共明曰昭〕

經　庚申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杜解〕招實陳侯母弟不稱弟義與莊二十三年公子友同〕○三月公先至于會〔會在陳蔡上先至于會稱弟罪秦伯〕取鄫書取言〇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鍼其廉反○六月丁巳邾子華卒〔穿立〕○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太原疏云蒙梁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音魯○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國逆而立之曰入〕莒展

讀左補義　卷三十三　昭公

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杜解）爲介副將入館鄭人惡之（知楚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欲於城外除地爲壇）介於大國（壇音善）不虞（令尹命行聘禮）寡君（壇音善）命使行人（公孫撫）子羽聽命

會夷儀。會澶淵。三合大夫會于宋。會號也。澶淵。服齊狄。寧東夏。齊侯白平會號朝晉。秦亂。爲成城淳于。城杞之淳于。杞遷都。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讟。謗也。音獨。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受午言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不信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穡是藝。穡。穫也。藝。種也。即詩之耘耔。穡音嗇。藝音標。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自恐未能信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詩大雅。賊。害人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自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詩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歃。故欲從舊書加于牲上。不歃血。經所以不書盟。

圍是讀盟宋舊書武亦襲盟宋舊說只一信字曲折寫來不出叔向之言可知前日叔向皆試授意也

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歸得罪。歸義。趙武俛首聽楚人之恣行。不但諄諄於信以自文。吾誰欺。楚公子圍設服離衛。不足怪矣。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言將遂伯州犂曰。子姑憂故言假以自衛。離陳也。附注離猶離也。穆子惟議執戈不言衣。大夫侍君之服耳。叔孫穆子說服子家補出滿宮皆一意州犂前是飾辭後是遁辭

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似君。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君行。有二執戈者在前。禮。國公孫生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按圍在會。既歸蒲爲王宮。編閽諸大夫議之。蔡子家歸生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

諸大夫各執一說苦于平衍妙在州犂亦尋爲圍所殺故言可愍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何能成篡篡

（旁注）解駁便有波瀾諸大夫交口刺議苦只一意妙在左師與王鮒不著痕癢便異疾經

（旁注）命云倒捲上筆情如駛

（旁注）借子羽之言點出先憂傳見不獨三大夫也已神注下篇

成則二子樂　衛齊子惡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言先知得備雖有憂難無所損害）宋合左師曰大國吾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妥之卒章善矣吾從之（詩小雅其卒章畏小人如暴虎馮河故不敢議議公子圍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絞切也譏其似君）宋左師簡而禮（無所臧否故曰簡其事大國故曰禮樂王鮒字而敬（字愛也不犯凶字愛敬人所以自愛）子與子家持之言無所取與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逸書拔今大誓有此文物類也察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招殺太子國弱齊惡當身各無患）

此爲會號傳既讀舊書而不歃血如未盟也故不書盟會仍先趙武者猶會宋之以趙武先至也子圍之強而娶豐氏荊蠻之陋而行親迎皆不必然之事欲乘鄭人無備襲之然後號名諸侯兵威脅服觀下伍舉知其有背可見子產乃麾之郊外壇以行禮閉門謝客是閉關拒盜也伯州犂分三層詰問極遜順有禮即此便見其包藏禍心子羽明白指破畧不作周旋說到距違君命示以如此作爲人心共忿十一國諸侯一時解體懼非楚之利也於是鼷鼠之技窮然則小國有人楚兵立却而況强大之晉乎乃宋之盟楚人先晉猶待虛聲啁喝往復辨難此更全不費力公然如舊宋之盟並釋齊秦此則秦未至晉齊已會楚而趙武恬不爲怪也方以信字塗飾耳目華言欺人可謂

無恥日甚矣後段只設服離衛四字七國大夫噴有煩言幾忘楚臣在坐蓋視爲好會高論取快一時豈知賊圍反顏卽欲執穆子以威衆則此段實爲欲戮叔孫之由而侃侃閒評正伏下篇之人人屏息也夫以諸侯大夫同心疾楚使得如子產者爲盟主佐則振臂一呼攘楚易易其如此泄泄之趙孟何哉

此取鄆傳前段詳寫叔孫之爲國中段逆知楚欲示威有以中其隱也取鄆在三月趙孟入于鄭在四月則莒人告于會正圍未歸國時告于會者告于楚也或疑其事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遑之盟而魯伐莒濵也齊盟之貳以討賊子魯也不書伐而書取則收奪而已按前已伐台入鄆猶未得乘公在會故取以自封蓋利則歸已禍歸叔孫

季武子伐莒取軍會遍書伐莒足以討賊子魯也不書伐而書取則收奪而已按前已伐台入鄆猶未得乘公在會故取以自封蓋利則歸已禍歸叔孫

莒人告于會與于會而敢于恕者之爲國中段逆知楚欲示威有以中其隱也取鄆在三月趙孟入于鄭在四月則莒人告于會正圍未歸國時告于會者告于楚也或疑其事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遑之盟而魯伐莒濵也齊盟之貳

請戮其使按不敢擅戮故請之晉欒桓子樂王鮒相趙文子佐

公一段煩斥武之偷而無以制楚也仍歸結取鄆以季武終力破藩身二字通用六層一片忠肝可質白日

忠以服趙武趙孟一段乃下關鍵

此段亦作六層前三層求

嚴以拒王鮒今遇此戮然鮒也賄弗與梁無所怨也附注褊狹小也言此帶其褊矣狹小矣亦僞若不解其意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謂言魯思難不越官信也謂言叔季處圍國危死貞也謂不以貨免謀主三者義也忠信貞

難指求貨故以帶爲辭

帶爲辭弗與梁

日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謂不辟戮并義乃請諸楚而四者又可戮乎謂不敢子若免

免叔孫之義後三傳解釋取鄆之舉動之以勸能例之以吳濮爭之以盟主歃之以諸侯歸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楚其請叔孫也至矣然趙孟所以如此其賢叔叔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埸亦然者叔孫之忠義有以感之也故此一段上照叔孫下起晏樂而趙孟之庶民只此已盡亦是揭起劉定一番玄論

之以勸左右可也君子之羣吏處不辟汚辱之事出不逃難不尚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安靖賢能則衆附從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魯不伐又賞楚其請叔孫也至矣然趙孟所以如此其賢叔叔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埸亦然者叔孫之忠義有以感之也故此一段上照叔孫下起晏樂而趙孟之庶民只此已盡亦是揭起劉定一番玄論之邑一狄一此何常之有言今衰世疆王伯之令也五伯有場無定主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正封界而樹之表旗旌表也表識也以別封疆而著之制令爲諸侯作制度法令使不得相侵犯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處有三苗饗養放戛有觀扈親國名書序曰甘之野按觀今濮州觀城縣爲古觀國城扈今陝西鄠縣境商有姺邳二國商諸侯姺西夷反邳皮悲反周有徐奄按二國嬴姓服虔云魯公所伐者徐戎也杜云徐即淮夷非也費誓淮夷徐戎並興奄今山東曲阜

舊自無令王諸侯逐也大滅亡之禍治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也焉吳濮有釁過也吳在南楚之孰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于其社稷可無亢也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因詩諸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下故能赫赫盛于上令尹特儀天命以自光大趙孟賦小宛之二章詩小雅二章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天命不可復還以戒令尹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問將能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言可成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安于勝君是不義而強其斃必速詩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安于勝君是不義而強其斃必速詩

會號時七國大夫饒吉至此趙孟亦忍不住晉少懦三字最着眼晉懦楚安得不强

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詩小雅疏云今尹爲王必求諸侯晉少懦也弱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以道取不義而克必以爲道以不義爲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爲十三年楚靈王傳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於鄭會罷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統箋戒告禮終享期也趙孟賦瓠葉禮畢而賦詩詩小雅義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瓠戶故反子皮遂戒穆叔告以趙孟穆叔曰趙孟其不免乎詩名南按亨禮鄭伯爲主人宴則諸大夫自宴趙孟伯勞而小國得安之指免已子旦告之賦瓠葉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予穆叔曰夫人趙孟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私覿語曰武請子家宰於子家宰子產語曰武請子家宰夫人入於幕下卿會公侯享宴皆折俎不體薦

矣劃然一聲委以治民臨諸侯罷之力也弁冕冠也端委禮衣言今得其人聞者幾謂晉國空虛靈而遺疏云服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委孟反覺多此一嘖雜也噫嘻文德之衣尚褒長故曰委

勒趙孟使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言欲苟免目前不能念長久疏云儕等皆輩也荀且飲食之人也劉子歸篡禹功以諉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八十曰耄其趙孟之謂乎為笛正卿以主諸侯而儕于隸人朝不謀夕於賤人而無恤民意神主不恤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之謂乎言將死不復見明年矣民為神人皆去神怒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孟卒起本叔孫歸魂會曾天御季孫以勞之且及日中不出使已幾被戮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皐曰數

結以不承年覺盟宋會號節節俱是尸居餘氣絕少激昂將兩篇一齊收拾

完結取鄆是餘波

月於外一旦于是庸何傷統幾言已勞役數月在外今季孫俟我一旦何足為害而欲贏而惡蹈乎言譬如商賈求贏利者不得惡諠譁之聲皐疏云言已伐莒求利不得惡日中不出以喻季孫猶乃出見之屋有柱也曰雖惡是其可去乎魯有

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樞

前篇以鄭入手非子產謀國之滅鄭將為楚滅矣此篇以季武入手非趙武卿辭固請則魯卿將為楚戮矣而致此者皆由於趙武晉能自強宿何敢妄取莒何敢妄憩即此已見晉之失霸夫一楚令尹耳會中原而專戮春秋所絕無者且莒弒君變之大者也季取邑罪之小者也而季不在會幾使大慫漏網小罪人安居無辜被戮而晉人恬不知恥墨者方乘機以求貨尚有人心哉叔孫死生

呼吸之際不爲威惕且不使季孫取邑無君之惡暴露强鄰貽禍本國直以季罪爲已罪矣語及叔行季處心平氣和死無所恨斷之以忠信貞義誰曰不然　趙武請於楚如指明季孫專魯之罪正與叔孫之意相謬故趙孟聞之一贊最著眼其告楚也欲免叔孫又恐無以克免引三代令主而以盟主屬楚一請再請太阿授人矣或曰前篇設服離衛一段寫闔已盡此令尹享趙孟又述叔向之言不已贅乎曰此正攝起劉子一段意來闔爲令尹尚肆行無忌他日篡立號名天下諸侯則受殃者不獨魯鄭將天下晉爲荆蠻而趙武方賦詩得意也又足反揭起鄭伯享趙孟一段來三國大夫自號入於鄭知楚闔已擁衆遠去公

享私宴趙孟此時滿眼皆感恩之人舉念皆得意之事此一大段只寫趙武之樂然已想見前此叔孫受驚諸大夫屏息即趙武亦惴惴危懼至此而雍容閒雅飲酒賦詩都從一番驚恐中來也武之懦弱無遠畧已見於此　天王使勞一大段蓋請免叔孫人以爲趙武之功絶不知還楚晉大罪案劉定公忽觀河雒歎禹功令趙武不知所謂然後提出弁冕端委以治隱然有夫子微管仲吾其左衽之意以見中原將淪於楚盟主之輔何以救之免叔孫者不過小庇諸侯復文襄之業以匡周室乃大庇斯民也一段興會鼓舞豈起千丈而趙武一齊放下故知其生氣已盡而不復年也令尹享趙孟鄭伯享趙孟兩大段俱收拾

於此以見盟宋會虢直是神怒民叛貞山謂其罪不至此非然也　叔孫歸一段是歸結取鄆事賈而欲贏寫季孫極確敘事但言伐莒取鄆而其自爲封殖處至此補出以見叔孫之禍季孫利心陷之也訶斥不遺餘力而所以致此者由於晉覇之衰或又謂宋之盟虢之會莒人皆不與何得云犯瀆齊盟不知弭兵爲名必有大無侵小之約若不與會者便可翦以自肥則不得爲弭兵矣自魯取鄆而楚遂滅賴滅頓滅陳蔡放手爲之季孫之貽害何窮哉

鄭徐吾犯鄭大夫之妹美公孫楚子南穆公孫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委禽雁也納雁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于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黑公孫

已聘之女公孫又强委禽時有作亂已其故敢如此子產始避之終令犯局

旋亦欲楚會盛飾入布幣而出布陳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贊幣

敘女之意

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附注女以子南先聘已故言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交道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先聘子南直也子南用戈子晳直也子產力求能討故鈞其罪於楚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犯也戈服超乘時事歸罪於楚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實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之具君之威聽其政尊其實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謂傷人不聽政也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畏也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

欲殺而娶黑之隱衷也戈擊而傷楚之實跡也可知戎服超乘時事歸罪於楚便有威黑之意子產以實跡決是獄未爲不允

提出君曰纔是國法

周云放子南使之速避所以全于南也

大叔云國政子。按子產恐諸游生變也。而駟氏強。故大叔曰吉不能亢蔽身也

與子產云國於諸游。傳蓋明子產不罪子晳之故

無政相應太叔知之子南睚焉

夫豈不愛與不忍二字相應

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呂說子南之聘在前。應直子南。以于晳之族強。未必不再有伯有之亂也。補注不書。非卿將行子南子產咨于大叔之兄。而駟氏強。故大叔曰吉不能亢蔽身也。子晳之故。子產不罪子晳。而駟氏最強。子皙尤橫。此獲戾于將行之何有于諸游。

讀此傳者幾疑子南爲寃獄而抑知非也。首三語似直在子南。然聰與強委禽皆爲其色之美也。知二子志趣皆非正路。犯告子產何妨據理直斷。而駟氏最強。子皙尤橫。此時楚圍凶暴。趙武懦弱。且虢之會。伯州犂曰。子姑憂子晳之背誕也。國之病根早爲窺破。一有內變外患乘之。其何以禦。故曰國無政非子之患。言爲國之患也。唯所欲與亦冀二子稍有人心。或自愧沮耳。子晳盛飾而入。子南趨乘而出。不得謂子晳無恥。而子南尚有面目直鈞之。斷何待後此用戈哉。及至用戈。非子南傷晳。則子晳殺南。總之身爲大夫。全然不知君國自相讎殺。皆法所必誅也。子產先施其易。後圖其難。專就顯然受傷一節數子南逐之所云五罪非虛加於無辜之大夫矣。逐子南者。誅亂之道。置子晳者。防亂之心。太叔揭出國難灼見其至。公無私。又引周公殺管叔而蔡音薩。放也。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公爲證。隱然以管叔喻子南。一放一殺。國有常刑。遲速之間何足爲疑。末將吉獲戾一陪亦以杜諸游之口。子產知已。子皮而外。非子太叔其誰與歸。

兩句對起著后子之過母亦有識

罪秦伯失教一篇之主敘法簡鍊

秦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有寵于桓如二君于景如兩君其母曰數也恐景公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弗去懼選其嬖而伽戮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罪失教

后子享晉侯爲晉侯設享禮造舟于河造舟爲梁通秦晉之道疏十里舍車爲八反自雍及絳絳雍之備也自齊及絳八百乘用歸取酬幣九獻之儀始禮自齊及絳終事八反車八百乘按享禮一日而畢而雍絳相距千里歸取酬幣幣雖追風逐日故續送其八酬酒幣二十里舍車者一反百乘不能及也故先備疑之不知十里舍車者蓋舍其一反百乘以遍車而後車而以其百乘進謂之八反反晉也如是者八一日之一反反晉也如是者八分班還取其百乘之八俱可歸秦而不必八晉都矣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言已坐車而舞女叔齊司馬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易歸問何時歸當歸對曰鍼懼選于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絕也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言欲輔助之者多補正言其大勿德于民故與天地並立未易傾也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助也孟視陰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陰於金反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

正寫知過見非不可教之人

知存亡

誰生死

戩。惕皆貪也。曰其與幾何。按與。如歲不我與之與。言不能久留于世也。

。苦蓋反

通篇是說后子之知過而上段極寫侈豪幾自相矛盾。不知后子率車千乘。徒役萬人。突入人國。其迹可駭。故深自欽飭。以二百乘自隨。迨行享禮。以酬幣爲名。即以前此徒衆還取後車八百乘之卒。不必入晉。此即公子圍垂橐而入鄭之意。而處置盡善。不使人疑。尤見后子之令圖也。戩惕貪也。歲月非可貪。謂趙孟此時增一歲則享一歲之安。惟憂朝不及夕。溢焉朝露。蓋盟宋之後。公室民生。一齊搆過偷惰至此。生理盡矣。便見后子於此歲兢兢危懼。恐罪累之及也。即此言可爲知過之證。

仁人之於弟也。親之欲貴。愛之欲富。然有節焉。非可以寵祿過而如二君也。泰人深有鑒於中原強家。如晉六卿。魯三家。足以制其君父。故雖在至親而富盛。耦國。即不能以相容。是以無尾大不掉之患。篇中以趙武相形。其義可見。而經罪泰伯者何也。蓋于乘二君者。后子之過而釀成其過。則泰伯之罪也。鍼非叔段。州吁之儔。母亦非武姜之比。爲之教誨自當翻然改悟。何至懼選逃死。傷母之心乎。幸其知過而弁否。則將置其弟於何所。是自棄其弟也。杜云義失教釋經之義精矣。

鄭爲游楚。子南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

竽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鄭城之外門。

實薰隧。門外道名。實之者。爲明年子哲罪稍薰隧盟起本。公孫黑強與于盟。使大

訓之祁事名二子名盈自欲同于六子子產弗訓子皙強訓之恐亂國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卿故曰七子子產每事剛明此獨以柔道行之非畏子皙畏騶氏也亦非畏騶氏不忍盡誅騶氏也誅止子皙而騶氏全國亦以靖此中大有操縱彼輕於一發者固愧其權宜而養癰貽患者不得爲口實也至其防制之方已密密周到否則作亂何待異日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卽大鹵也崇聚也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車。音隘以什共車必克按此二句專言步卒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分以什爲數則所零二人無所屬故以五乘爲準則所零又成什數蓋得三十六什下五乘爲三伍指甲士言之是伍帥百二十人三伍帥三十六什下五百六十人也謂以十人爲什之法當車戰之用也困諸阨又克于阨則又克請皆卒去車爲步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魏舒

一段叙事

又云一段叙

跟

巫云先提後叙

齊河洲曰春秋鄭多用步輒斬之荀吳不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會諸侯敗鄭徒兵襄元年晉敗鄭徒兵於洧上昭二十年子太叔與徒兵攻萇弘萇之盜則用卒不始於晉

先自毀其屬車爲步陳〔補注〕蓋古未有此法〔胡傳〕後世車戰法亡實啓于此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爲伍分爲三伍乘車者車三人魏舒更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狥舒爲左角偏爲前拒此五陳不相聯屬易于進退也九甫反以誘之翟人笑之笑其失常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傳言荀吳能用善謀

襄四年無終子遣使如晉請和諸戎遂成三駕之烈至此趙武甘爲楚役而荀吳魏舒各樹戰功爲已封殖故大鹵之役雖亦攘夷狄之一端然知晉之無意於楚也又以見晉非無攘楚之人而甘受屈於楚也　篇中以荀吳爲主提出崇卒正取勝之由寫魏舒正寫荀吳也前段統叙後段分說遇險車行不便以什當車人提於車故知必克五

陳兩伍專參偏也依司馬法軍制則多寡參差分前後左右既不可曉而既有前兩復有前拒亦似難明細按困諸阨三字知前後左右皆伏卒也另有前拒則誘敵之卒也前爲首左右爲中後爲尾成常山率然之勢以相離使各自爲軍不相屬也以誘之指前拒言誘之入阨耳王氏云欲致之於專參之間是也以一軍誘之使狄望而笑使之深入伏中然後出其不意伏卒一時並起亦次第接應所謂困諸阨也當毀車之時少見多怪人不樂用忽借變人之首作三軍之氣覺變奇奇指揮由我無非致死之士乃於崇卒二字十分鄭重

莒展與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名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奔齊在吳外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去疾襄三十一年展輿奔吳孫此春取鄆今正其疆界(權衡)以亂爲利也也宋鈔猶盜賊乘人危迎而竊取其物於是莒務婁脅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辟奔齊三子展輿黨大厖常儀辟二邑名○濟音茂

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秩是棄人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立爲君而不能討賊以是爲棄人則國家彊宋鈔展輿弒馬爾傳明展輿之失國由棄人之故不言弒君以未嘗與聞乎故也去疾之有國宜也然但知有國而不知討賊不得爲有父也齊人之立去疾禮也然但知立君而不知討賊不得爲知義也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逐反史莫之知敢問此

左疾而淫祀優見君臣全疎針砭

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帝嚳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地不相能也日尋用干戈以相征討后帝帝堯不臧善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宋地按今河南商丘縣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商人湯先相土封商丘遷實沈于大夏西太原汾今山西太原府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縣此在大夏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共季世曰唐叔虞孔疏此叔虞卽唐人之末君下帝命邑姜之子將以唐國與之取唐君之名以爲名耳參音森當武王邑姜后武王方震大叔成王之弟叔虞懷胎爲震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帝天取唐名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孔疏邑姜方娠故辰爲商星因閼伯故國祀辰星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共所闕則不當而夢吏記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陸氏曰史記叔虞封唐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帝嚳少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水官之長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篡昧遍宣也汾洮二水名洮他刀反障大澤障陂之也以處大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帝顓頊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今晉主汾而滅之矣滅國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榮之有水旱之禮四日榮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周禮榮祭爲榮攢用幣以祈福祥疏云日月山川之神其祭非有常處臨時營其地立攢表用幣告之以祈福也攢聚也聚草木爲祭處耳榮音詠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榮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言實沈臺駘不爲君疾問可否夕以脩儲云詳說而卽夢之君子之言異於後世之號書倉者

子產胸中已注四姬無省上邦不明言以僞聞君子另作一提一日四時勤政

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聽國政書以訪問夕以脩令施所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宣散也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壹之則血氣集滯而體羸露疏云湫底言氣聚集而停滯則骨羸露也

省躬此强國安民之本便是養心已病而盛衰也既露其體則神弱形弱則神弱隨形之方勿使二字貫下四句不知則生疾疚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仍用盧筆縮節也則生疾疚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往點四姬無先盡矣則相生疾同姓之相與先美矣君子是以惡之故志省挾出致疾盡則生疾君子美極則盡則生疾之由則知所以已疾矣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或非小反淑子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百度百事之節辨傳形强則神弱形弱則神弱神常隨形而盛衰也既露其體則神弱致使此心不明而亂百度之節今無乃壹之時壹於宴安而不知則生疾疚僑又聞之內官嬪御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同姓之相與先美矣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是指四姬之說有點頭道是却口說不出光景子晳又一死疾不可爲想見診視後搖手太息之狀

古人男女辨別所慎也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同姓二者四人姬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治也已四姬有省減也猶可無則必生疾疚叔向曰善哉醫末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曰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其卓幾何言將敗不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爲明年鄭殺公孫黑傳久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

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或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惑女色而失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良臣不匡救君過故將死

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節之者以中聲節之也宮聲遲遲節遲而不爲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

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有遲速故從本至末聲有遲速故從宮至羽爲本羽爲末聲有遲速以相及惟於中聲爲節度也傳氏云五聲以黃鍾爲宮然皆可爲宮宮必爲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爲臣而不可上於君君臣過君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是爲五降五降得其節則八音克諧而可彈也自五降後非復正聲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按樂有正有淫故樂勝則流節之者以中聲節之也宮聲遲遲節遲而不息則雜聲並奏所謂鄭衛之聲疏云息謂前聲罷退以待後聲非作樂息也統箋悗煙謂慢人之心塞人之耳悗反他刀反物亦如之樂不可失節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

晉侯但賞其前段並不說起後段便是譖疾忌醫

周云論女色而及聲味蓋六氣所生原自一氣色荒未有不甘酒嗜音佞舞酣近女室爲子產後半語左傳非鬼非食爲子產前半語左傳良臣又補出子產未盡之意

歌者頻不舍則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悖心也爲心之節儀或以平死在十年以後爲疑蓋伯業盡弃疾人骨盲居餘氣雖與趙孟遲速不同然無異今旨之死

天有六氣降生五味謂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皆由陰陽風雨而生發爲五色。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苦色赤甘色黃發見也徵爲五聲。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徵聲也所生害色。所弃疾人骨盲色。

淫生六疾。淫過也滋味聲色。過則生害。以養人然過則化分而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之氣。分爲四時。序爲五節。節疏云六氣之化分而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之氣。分爲四時。以爲五行之節。計一歲有行得七十二日也。過則爲蓄陰淫四時有餘土無定方故每季之末有土王之日。

寒疾。寒過則陽淫熱疾。熱過則風淫末疾。末四肢也。風爲緩急。雨淫腹疾。雨濕之氣。晦淫惑疾。晦夜也。爲宴寢過節。則心惑亂。明淫心疾。明晝也。思慮煩多心勞生疾。女陽物而晦時。女常隨男故言晦時。疏云以女陽物。故內熱。以晦時。故惑。蠱也。補正女陰也。陰中有陽。其物屬火。故爲蠱。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

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

但問良臣想是全不以君身爲急和曰主是謂應汪流淡背

矣。主。相晉國無亂。諸侯無歸。可謂良矣。和諧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喜福與而無改焉。改以救行蓄必受其咎。今君至于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君德保其君體三代之時大臣皆如是雖工技亦知之。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溺沉沒於嗜慾於文皿蟲爲蠱。蠱文字也皿器也穀之飛亦爲蠱。蠱受蟲害者爲蠱穀久積則變爲蠱飛蠱名曰蠱。爲長女爲風長爲少男。爲山少男而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三三巽下艮上蠱巽女非匹故惑山木得風而落。男物猶人類也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

武不復深求如是雖工技亦知之趙孟至漢唐則無知者再問亦諱疾而忌醫也

良醫不足以盡和猶博物不足以盡子產一片藥石置若罔聞皆不起之病耳

此合爲一篇以晉侯有疾領起下分問疾求醫二事傳敘子產秦和之正論所以深罪晉平趙孟也晉之霸業自文

襄至悼雖有盛有衰然猶爲中夏主盟而率天下諸侯朝楚者則自平始輔霸之臣自趙盾貌視幼君躬主諸侯大夫遂張而宋之盟趙武直以列國大夫爲政而君不與其時之號令皆助臣辱君之事其於君父一任其虺樂是從而不之顧也故晉之覇業至平而盡輔覇之勲至武而絶傳深痛之叙子產之言以爲漁色不避宗幾無人道而武不能匡救意已在言下和郎子產夫盡之辭而顯然指陳之同一意也或曰君淫而臣不能禦左氏之貴趙孟過甚且君之疾何以波及於臣曰此以理斷之而知其然也周官內宰以陰教六宮九嬪世婦之屬統於大冢宰以及庖人饗人醫師食醫皆屬焉是人君宮中二飲食服御無非宰臣爲政危而不持焉用彼相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圖恤社稷而坐視其蓄夷然無改生理不已盡乎醫和之識直貫天人與子產相爲表裏趙孟委靡無志故以將死警之其實借題發揚原非實境不然診視者其薨在十年以後則言已不驗而懸擬者乃奇中如是哉

子產評論起已伏過篇之脉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王子圍之弟子皙）伯州犂（伯州犂楚大事）找讎（三邑本作讎今在河南魯山縣東南郟今郟縣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謂將弒君）而先除二子（謂黑肱伯州犂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縊弒也孫卿曰以冠纓弒之）疏云荀卿避漢宣帝諱故荀轉寫孫）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皆郟敖子）右尹子干（王子比）出奔晉

應除二子

宮廢尹子哲出奔鄭○因築城殺大宰伯州犂于郟○歸義城廩

其子者伯州犂也○即位之年殺之可知惡人未嘗無是非之心小人獻諂取容事成之後殺其軀而已或謂州犂有異志

凡實弒而經書卒者準此

如荀文若之死非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廩

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問赴者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伍舉更赴廟使從讀此告終稱嗣不以篡弒

赴諸侯至○鄭伍舉黨逆而子若孫卒不免禍子于奔晉從

車五乘○百人一卒也其祿足食祿皆百人之飲同

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謂秦餓富强秋祿不宜與子同

趙文子曰秦公子富○謂秦

叔向曰底祿以德○底致也

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

夫其國强禦已甚詩○大雅曰不侮矜寡○侮傲也鰥寡秦楚匹也

使后子與子干齒○以年齒爲高下而坐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

皆來○亦唯命○不獲不得自安言俱齊事有

且臣與聞命所處謀辭○無乃

傳敘一段閒文正是一篇樞紐也此以中權貫串前後之法亦以餘波烘托正意之法

以子產評論結自說其事知討賊無入而分外修辭也與中段應

不可乎○后子先來往欲自同於晉臣爲主史佚有言曰非鬻人子子後來奔以爲鬻旅之客

何忌○敬也欲謙以自別○楚靈王圍爲名即位遷罷爲令尹遷啓疆爲

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郟敖○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

行器備○爲四年會申傳

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

不數年未能也○

經書楚子麇卒蓋以疾卒赴諸侯猶鄭伯髡頑齊侯陽生之書卒也故傳明著其弒復以使赴於鄭數語釋經不書弒君之故杜云以瘧疾赴諸侯經但言卒傳但言王疾安見其爲瘧也蓋以髡頑傳附會之晉平趙孟皆行尸耳安望其正楚圍之罪哉傳之立義蓋傷天下無人討賊也或曰不以弒赴諸侯何以知之不知弒之會三邑之城賜服

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以爲賢大夫也傳所載恤輕幣禮使差強人意其大子名義者莫如爲孫林父執君及盟宋二事執君無可辨矣而盟宋猶有謂暫得苟安爲其功者不知貪五六年之少安而實貽亡國之禍愚者不爲也蓋大非有九焉失累世之伯業一也諸侯增倍賦二也驅天下王楚三也說已以弭兵爲名而諸侯纂弒吞噬皆不敢問反使楚得執言四也楚人篡弒不敢問遂至無令不從五也君荒於上恣意淫樂更無外懼六也六卿皆安於無事便其私家而公室益弊七也武備全弛戎馬不駕革車四千乘幾無一卒可用八也公乘無人簡車蒐乘君皆不與分晉之禍遂至不可救九也故曰盟宋弭兵所以亡

趙孟之喪勝於王喪矣噫

晉黑肱奔鄭未有不輸其情者君薨不謚死不成禮葬不歸於先君之兆皆弒跡之顯然者也夫陳恒厚施而不與猶半況圍之暴乎諸侯大國若齊若宋若晉義旗內外響應矣趙孟方斤斤以比與鉞同食而叔向以爲不畏彊禦嗚呼胙其禍哉末以鄭臣私議作結見鄭爲小國雖有賢大夫無如篡弒之圍何也

十二月晉既烝也　冬祭　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　趙衰　趙武之曾祖　其廟在晉之南陽溫縣往會烝之　甲辰朔烝于溫　趙氏烝祭　甲辰十二月朔　晉烝當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乃誤　庚戌卒于溫　十二月七日　終劉定公奉后子之言　補正　亦終隱叔之言　鄭伯如晉及雍　昭趙氏蓋趙氏辭之而還傳言大夫強諸侯畏而弔之

檀弓載趙文子退然如不勝衣所舉晉國管庫之士七十

晉也賢大夫顧如是哉

讀左補義卷三十四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球
男　校
垣

昭公二

經　辛酉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杜解叔弓老子）秋葬
殺其大夫公孫黑（薰隧盟子產不討。○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子少姜也晉人歸之故還季孫宿如晉致禘服也公實以
秋行冬還乃書）

傳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杜解公）且告爲政而來見禮
也（代趙武爲政雖盟主而脩好同盟故曰禮（補注）不觀書於
使他人而身來亦欲親結魯好或疑傳妄遍矣）
大史氏（孔疏氏猶家也藏書之處若今秘閣也）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

儲云魯春秋有典有則夫子因以成經筆削必不多三易此周禮也魯占周易或用爻辭或推演卦意其用二易後儒字字爲者亦釋以周易之文無不合者故韓宣以三易獨備於魯若之說不亦惑乎

注云聘魯是主齊衛是賓前詳後畧是詳主畧賓前齊後衛是借賓陪主

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制當此時儒道廢諸國多闕唯魯備故宣子適魯而說之按太卜掌三易此周禮也魯占周易或用爻辭或推演卦意其用二易後儒字字爲者亦釋以周易之文無不合者故韓宣以三易獨備於魯若列國用周易兼用雜占如蠱之雄狐復之飛矣與周易迥異蓋別有一種占書非復周官之舊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綿之卒章義取文王有四臣故能綿綿與盛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輔韓子賦角弓詩小雅取兄弟昏姻無胥遠矣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彌縫猶補合也武謂以兄弟之義武子賦節之卒章詩小雅言晉既享宴子季氏有嘉樹焉以喜萬邦也厚德可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詩召南封厚也殖長也武子比召公宣子欲封殖此樹以庶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詩召南封厚也殖長也武子比召公宣子欲封殖嘉樹如甘棠以宣子為平公為卿聘少姜見子雅子雅名子旗子雅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志氣充見子尾子尾見彊子尾宣子謂之如子旗亦不臣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高彊來奔張本白齊聘于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木瓜亦衛風義取于欲厚報以為好賦淇澳詩衛風美武公也言宣子有武公之德

知字收首段前一層知字

兩賦詩收首段後一層四賦詩

晉自趙武弭兵實安偷惰大夫各樹私門以弱公室而分晉之局成是時尊周攘楚直等迂談非有絕大本領不能舉積習一振刷之也韓起繼相以上卿執政而脩好隣邦為從來未有似有志親諸侯矣然會申而楚主夏盟滅陳蔡而晉不能救色荒峻宇皆無一言此治世文學侍從之臣非亂世救時定國之相也篇中叙出為政而聘魯仰慕周德未聞何以尊周賦詩義取角弓未聞何以維魯於齊

卜子旗及彊之不臣而未知政歸陳氏於衛賦木瓜而未知比績齊桓起之爲起可知矣傳所以浩歎於春秋之季也此爲起聘傳加禮諸侯其初政大主腦也易象春秋低回倡嘆恍如置身盛時既而賓主賦詩武子將所譽嘉樹所賦角弓合併而賦甘棠謙光遜謝以完聘魯之局至聘齊品評人物知之者晏嬰聘衛賦詩倡之者文子而中間點出信字君子字見宣子爲政而諸侯脩禮於晉者以宣子能守君子之信故也信証與禮對卽以爲宣子之相業可也

夏四月韓須韓起如齊逆女逆少姜姜爲立別號所謂陳無宇非卿以寵異之姜有寵于晉侯晉侯謂之少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

欲使齊以適夫人禮送少姜執諸中都晉邑按今山西平遥縣西北有中都古城少姜爲之請曰送從逆班列也疏云送逆是使上卿送卑於逆者一等故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按畏大國之故易其常制不敢

是以二字無限駭異亂作二字無限談刺絶不爲無字請釋而當釋之意自在言外此婦之舌可畏也

此上叙下斷亦前偶後奇

逆者一等而反上逆者一等而過其是以禍作耳

醫和謂女室喪志晉君致疾又謂良臣將死趙武果卒於溷韓起秉政痛哭陳詞莫急於此乃四姬不足寵以少姜之繼室則起自逆之父子僕僕道路唯恐不承順其君之意此起之人品又在趙武下矣

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此春韓宣聘晉侯使郊勞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之辭勞致館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也達命于執事敝邑弥矣敢辱郊使請辭勞命下臣來

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得通君命則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宗主辭不忘國。忠信也。謂稱舊好先國後已。卑讓也。始稱敝邑之宏先國也。次稱臣之祿。後已也。詩大雅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魯之使臣稱羨晉廷者前有穆叔後有叔弓。然弓非穆叔比也。穆叔不拜三夏文王提出天子及兩君。大義凜然。叔弓不過謙抑而已。蓋穆叔秉節不移。叔弓阿附季氏。立品不同也。聘使往來。無切實箴規。只是禮儀相與。然猶是好消息。及世風愈降。并此風不作。而貨賂有權。

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游氏大叔之族。黑為游楚所傷。故欲害其族。傷疾作而不果。前年游楚所擊劍。黑之族。與諸大夫欲殺之。

唐云首兩行閒閒而起。使後子產乘遽而至。便覺組織之妙。

生如風馳電擊。無一字不迅速。

周云最難得。鄧氏亦欲殺。耳時未至。不容急時既至。不容緩。

汪云字字傳。蓄極而發之神。

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傳。驛。而至。使吏數之。貴數其罪。曰。伯有之亂。在襄三十年。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務共大國之命。不暇治女罪。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請使大史書七子。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詩以印子晳。子晳。為褚師。市。官。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書其罪于木以加尸上。

賀景瞻曰。黑雖欲作亂。傷疾未能。何懼弗及。若駟氏及諸大夫之公惡。又惡用懼。曰。黑之作亂。應死。而駟氏與諸大

夫非殺黑之人也若使死子衆人之手不但國法未伸國體大傷而亂亦不可長此其所以懼也子產誅黑加木焉明正其罪一日大刑將至又曰司寇將至已明請於君而不同子晳之專伐伯有也然子產賢大夫也但知子晳不請之鄭伯爲專伐伯有而不知鄭伯之殺子晳不告諸天王爲專殺大夫故春秋大夫之殺無論有罪無罪皆以國殺爲義不得以其相時討亂之功爲屈法原情之筆也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晉侯溺於所幸爲少姜行夫人之服故諸侯弔不敢以私煩諸侯故止之）公還（按即伉儷豈可以辱請侯晉失之）季孫宿遂致服焉（致少姜之襚服公以末秋行始冬還還乃書之故經在冬）疑問此典詞矣十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公子憖如晉同未必宿專擅自行也

朱可亭曰晉以非伉儷辭公方羞愧不暇如胡傳求其必達是以稽首於少姜之喪爲榮也無恥孰大於此至河乃復幸公之悔過與他處不同

叔向言陳無宇于晉侯曰彼（無宇）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逆卑於送是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不平）何以爲盟主且少姜有辭（謂請無宇之辭）冬十月陳無宇歸（晉侯赦之）

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弔少姜）

壬戌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悼公寧立）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杜解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記災）蕭學反北燕伯款出奔齊（書名）

周云咄然而止與動其哀思而釋之

晁載無宇案

叙出來由起一篇議論

從告

傳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杜解二子晉大夫趯他歷反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駭甚字縮住甚言過於勞苦也爲子大叔此來爲少姜而來也卿共妾葬過禮甚按拐出文襄

是當日之不須

也晉文公襄公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孔疏據十三年傳諸侯于天子十二年有八朝再會一盟今以霸主不可自同天子又舊制太煩故設此制以簡之有事而會不協而盟不復有年限之期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時俗過制故文襄雖節之猶過於古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朝聘以昭禮會以謀闕無加命矣命有常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守適夫人然則時適夫人之喪弔送之禮已過文襄之制按疏云守適皆夫人也唯懼獲戾豈敢憚煩按煩勞也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復薦女今茲吾又將來煩甚哉句賀不唯此行也此行句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朝聘之禮數心以葬之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火心焉火中寒暑乃退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復煩諸侯言將不能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補正言庶幾可以爲君子也按猶在猶字從當時晉君臣生來憫君子之類乎夫子言從君子之後正謂與大夫一類其不諱國惡則下篇叔向晏子皆明言矣補正是晉平百務隳壞以嬖妾之喪致子太叔充使來弔梁丙當有不安於心閔惜其跋涉之意此猝然面會只說得一邊固不是滿口輕薄亦不是本國弊政不便明言也大叔有感其言不覺盡情告訴不惟來弔又將來賀示以恤使臣

再透進一層意更酣足

儲云二十一史治亂循環不出此數語

此其二句正喻來寫

深慨晉卿不如二子猶如憂國

之勞。當去君心之惑。因進之以法文襄而小國受賜矣。張趯既善其言。又謂晉運將衰。子將無事。言外有私門盤結。無能爲力意。包括無限悲愴。故太叔以君子許之。

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同盟于襄之世。亦應從同盟之禮。故傳發之。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復以女繼少姜。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賓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得自厎。先君之適。謂少姜。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統箋照明。已之意望。不腆先君之適。謂少姜。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統箋照明。已之意望。二子不分嫡。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要也。福於大公。丁公。齊先君。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適夫人之女。及遺。餘也。姑姊妹若而人。言如常人。不敢斥。整也。擇之。以備嬪嬙。婦官。寡人

此分三大段讀說者皆以晏子爲主。叔向爲賓。其實齊晉同一段。爲憂國只有二子不分嫡主也。汪云請昏使對是當日正事。都只作篇緣起中段相語憂亂是當日餘事。都是此篇正文末段因屨賤踊貴一語而倒叙前之更宅。順叙後之復宅。是當日旁事。都借作正文注脚。奇絕。詳棄棄民歸陳之故。

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綬經之中。夫人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賜。其自唐叔。晉祖。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成婚。晏子受禮。受賓享。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卒陳氏矣。不知其他。惟知公。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齊將爲陳氏。棄其民而歸於陳氏。棄民不恤。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六斛四斗。四豆爲區。區。區斗六升。四區爲釜。釜。釜十則鍾。六斛四斗。按此公量。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加。謂加一也。加舊量之一也。加舊量之一。非本四而加五也。疑以五升爲豆。五豆爲區。五區爲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此私量也。傳氏曰。三量皆十分而加一。參謂每量加一。則四升四合爲豆。以次至鍾。爲七石零四升。比公量之鍾。加六斗四升矣。若如五升爲豆之說。各加舊量

之一則八石爲鍾比公量之鍾加一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林解山木往賣於市價等在山海之雜利往賣也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

公棄其民是齊亡之本政在家門是晉亡之由各還主腦

賦斂公重之諸市屨賤踊貴屨言貴踊刖足者多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燠於喁反念之聲

注云然字徑接不煩再起爛灼宗臣必事如揭

謂陳氏也疏云服虔云若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曰燠休燠於喁反休虛喁反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陳氏之先

征討諸侯救公乘無人卒列無長百人爲卒言人皆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也侈道殣相望餓死而女富溢尤非其人非其長秣饜婁寵女家富貴過甚民聞

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言晉衰弱不能

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八姓晉舊臣之族也皂隸賤官疏云五姓皆卿續簡伯慶鄭伯宗先皆大夫也

政在家門大夫民無所依君日不悛改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至讒鼎之銘讒鼎名疏云服虔云疾讒之鼎明堂位云崇鼎是也一云地名禹鑄九鼎于甘讒之地故曰讒鼎大云地名禹鑄九鼎言夙興以務大早起也曰昧旦也

乎也顯後世猶怠顯後世解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

曰子將若何問何以免此難叔向曰吾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同祖爲宗疏云世族譜云羊舌氏晉公族但不知出何公譜又云或曰姓李名果有人處之道却未曾說後毀室益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而埋之後事發辭連李氏李氏堀出羊頭以明已不食唯識其舌存得免杜亦不從唯記異聞耳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無賢公室無度度幸而得死言得以壽終爲幸豈其獲罪言必不得祀呂子說叔向曰晏子志同道合之人剖破藩籬不可間隔

儲云讀此雖三嗅猿聲未若斯之哀也

孫執升曰叔向自處之道已對晏子說明而晏子自處之道却未曾說後毀室一事即是保家之策是虛實互見法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按此追敘

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湫下小隘也囂聲塵土）請更諸爽塏者（爽明塏燥）

注云先臣三句是正荅且豫章之圖是也（塏苦代反）

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

字一頓見諷諫挑逗之妙

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

里旅衆也不敢勞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

告於君是收本文與叔向言是結上文

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繁多也）有齊踊者故

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

省於刑（按困晏子有屨賤踊貴語故追敘此事）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

徐云更宅一節爲踊貴屨賤追敘起也言君子行福則庶幾亂疾止也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詩小雅如行也福也遠也按接正）

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屈（屈亂也）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拜謝新宅）

傳帶敘更宅辭宅事反則成矣既拜（還其故室左襲反之藏有反之之言在內故下以且）

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則使宅人反之

豁然一合文有餘神

諺曰接盍後半截語也（按宅也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卜艮人謂隣人反之反其舊室也）

鄰二三子謂鄰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去儉即奢爲非禮）

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

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傳言齊晉之褒賢臣懷憂且言陳氏之興）

此爲六卿專晉陳氏篡齊一大冒前段是請昏成昏絕妙

好辭中段是閔時憂國十分嗚咽幾於哀樂不類而不知

前半正中段之由也二君不能自強同一病根上段乃其

病症發現處昏禮男下於女齊景既以少姜博晉之歡復

請繼室固晉之好以先君適作交隣睦除邦溺出女吳伎

倆更無奇策可知其平日國事民生毫不經意而荅然無

氣至此讀晏子薦女之詞使人顏汗晉平善子產醫和之

言而不能用舊疾未瘳死期將至其平日全副精神都注女寵是以富而溢尤至民無所依而强家因得自爲封殖以肆其分晉之謀也蓋晉用六卿齊用雅尾陳氏而以請昏成昏等事使兩賢人往還雖辭禮斐然而舍涕爲歡强顏從事彼此相視苦衷早已默喻也叔向有問晏子於知已之前盡情傾吐以公之棄民陳氏得民互寫却不歸罪陳氏蓋民之歸陳由公厲之不然何愛如父母而歸如流水哉有嫣如許祖宗靈爽陰踞於齊寫得鑿鑿駭人而大公丁公立見其不祀老臣至此眞無淚可揮矣叔向先寫公室之卑由於君之失德色荒故宮室侈役繁故民罷敝是一串事四語忽用對說恍見對齊成禮文詞斐然便是

飢婦餓夫怨聲滿耳寫到八姓舊臣降爲皂隸可知此日私門更無牽制欲移晉不過一舉手之易公所謂樂吾所謂憂直與晏子之言同聲一哭也此時更從何處提起私室及晏子問及極言已有不祀之憂中間插公亦從之一語是將晏子箕伯直柄虎遂伯戲一段意思包裹在裏則唐叔以下不其餒而寵嘉云乎哉二子所云皆與上段反照意實一片也然晏子身相齊國叔向日侍君左右非疎逖之臣之比何以目擊其危束手無策蓋由二君平日不能任用故也末段因從晏子屢賤踊貴四字追敘更宅納規而公之繁刑轉移於俄頃使二君任用二子言聽計從則仁人之言其利甚博何至數傳而後國爲他人所有無

伯石之汰何以有禮共事可疑此處藏過韓宣妙

如景之頹惰日甚其從晏子未嘗無一二事而殿民而歸陳氏者如故也平之蠱惑日甚其用叔向雖稍有補救而公室之卑如故也末引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正歸其責於君身以統結全篇其後段補出晏子全身保家之道暗照叔向則傳之餘意也或又以叔向正君不如晏子不知景猶樂受善言晉則啓口禍及時勢固有不同而二子之賢不得妄爲軒輊也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賜命之書曰子豐段之父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拔疏云子豐有勞事無所見蓋韓宣欲爲已代故特爲之辭耳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補注傳見晉侯策命外大失賜田以僭天子之禮君子曰禮其人之

爲云君子是何老實人便極口稱贊

汪云此賓主回互立格甚奇以前段爲主則末段乃伯石獲州之由以後段爲主則首段又是韓宣取州之計

急也。予伯石之汰驕也。一爲禮于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林解反證伯石有禮可取初州縣欒豹之邑也。豹欒及欒氏亡林解在襄二十三年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州本屬溫趙氏邑二宣子曰自郤稱溫別至今傳三家自是晉之別縣不惟州誰以別三傳矣。郤稱晉大夫始受州與溫別甚多無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獲治之。言縣邑既別甚多無有得追而治取之及文子爲政趙獲文子之子曰可以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使獲二宜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取州矣。文子曰退退使獲二子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徵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禍所起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豐氏至晉患不知故猶舊也舊以韓氏爲主人按此則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爲之請之起欲得州豐氏卒已心照伯

奏按入正叙

爲其復取之之故（後若還晉因自欲取之爲七年豐氏歸州張本）

韓起貪鄙其人猶在范匄趙武之下主意至末二句方點明通篇無一非伏筆細按之晉侯嘉段之言卽起代請之辭也何以代請自欲取之也君子贊段而用相鼠反照意刺起也范匄不以正議而妄自與正惡起之自與也文子不違義以徵福正惡起之違義也讀至末二句覆按一過正無一語不罪韓起也

晉平之病在於色荒六卿之病在於封殖覇業所以銷亡也欒氏既亡州田應歸於公室而三家並欲之趙文子以死謝州止趙獲之求者恐干怒韓范由此賈禍非有歸邑於公之意也天下熙熙皆爲利來言小人也居君子之位而志小人之志將何所不爲哉讀此篇晉卿無不言利而韓起獨工言利工拙雖異而終必至於賂晉而後已則一也此失覇之病根也

五月叔弓如滕葬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懿伯叔之叔父敬子叔弓也）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惠伯子服椒也傳言叔弓之有禮）劉氏以忌爲忌日是也附注云仕解及檀弓注疏以爲辟讎皆瞽說也

晉韓起如齊逆女（爲平公逆）公孫蠆（勑邁反）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尾（蠆字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更公女而嫁公子（公更嫁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更公女而嫁公子）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寵謂子尾秝雖我欲得齊人之必子尾有寵於公行也）

齊而我反遠之子尾將以齊歸我乎

此以上卿逆以上卿送知逆夫人也其爲繼室乃繼正夫人非繼少姜也晏子請繼室於晉篇揷韓宣子使叔向對一語知晉平之逆夫人起成之也此子尾以已女易公女以固晉寵知齊之請繼室子尾成之也而蠆欺齊景起賺晉平玩兩君於股掌之上干罷罪小無君罪大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儆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楚靈王新立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汝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相見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陳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

此以賀夫人爲主便是內作色荒楚强晉弱之本叔向明知其故無限扼腕而不得不支飾其辭以全國體太叔結出長大國尊夫人與起處相應點出庶幾無事又隱與求煩不獲相關照也

寡君猜疑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言若有事晉心至楚可不須告君其往也

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在歸此年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春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賤非卿而將無事吉庶幾焉庶幾如趯言

子皮以上卿如晉賀夫人又比太叔弔葬而加重晉之失諸侯可立俟也因帶敘請朝楚事叔向作四轉折以在楚猶在晉一語輕住極大度却極卑恭正無可奈何之語也張趯於太叔有針芥之投小人失望自是愛慕之誠太叔借其前日之言復之言今日無事庶免一日之勞爾必欲我馳驅西道乎蓋聞人傾心於已而爲此親暱之辭傳以

讀此篇再讀上韓宣來聘一篇宿能娟人便能侮人可知亂臣賊子必肝膽最俗

此作結正與子皮如晉相應連篇相屬俱爲晉失諸侯伏脉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不欲以諸侯禮待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謂小邾逆拏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自黎來受王命爲小邾子世守其國衣冠文物之會每厠壇坫之間而不以僻陋自卑曹滕邾三國往往爲人執辱亦或乘閒侵掠而小邾至春秋之季未聞有此其於魯朝莊公僖公襄公者各一至此不忘舊好而季孫忽欲卑之蓋來朝朝公也卑其一睦而拏好以離是季不特間公於

唐云小人事窮勢極往往流出一副急淚令人主憐而收之又云千古大奸偏是髮種時愈毒

霸國而使之辱亦且惡公於小國而使之孤夫然後脅之逐之唯我所爲也穆叔洞燭其奸以天怒降災怵之季不敢肆於是十七年復來朝矣

八月大雩早也

齊侯田于莒齊東鄙之竟盧蒲嫳慶封之黨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爲二十八年放之於竟公曰諾吾告二子子雅子尾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林氏如禽獸吾寢處之故反其說恐其復作亂九月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

毛氏作春秋條貫於崔慶之誅歸功於盧蒲嫳愚謂嫳爲慶封私人讒行者其心讒封者非其心也爲封誅行而王

何因以移封嬖易視之不爲備天奪其魄也投畀何疑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北（相親此）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

春秋君爲臣逐皆以自奔爲文爲人君失道之徵如鄭突衛衍皆是也此聖人手定之文不從舊史氏者罪之罪其君非爲賊臣寬也春秋發微臣之叛逆不待言也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詩小雅宣王田獵之詩）伯共田故賦之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楚之雲夢跨江南北）齊公孫竈（子雅）卒司馬竈（齊大夫）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陳二惠）惜也子旗不免（以其族弱矣而嫣將始昌嫣陳氏）不免哉姜族弱矣而嫣將始昌嫣陳氏）競爽猶可（子雅子尾皆齊惠公之孫競彊也爽明也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當時齊國之士勤公室之憂者晏子一人惜也惜子雅也殆哉殆子尾也危哉危姜氏也字字傳哀惋之神子雅之識高於子尾觀放盧蒲可見故陳氏有所忌而不敢恣子雅沒而去子尾易矣然猶延至孺高之世而子尾得沒於齊不可謂非幸也

詩左神童